

諸子研究之三

標點
註解

支偉成編

晏子春秋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一

支偉成編

內篇諫上第一

莊公奮乎勇力，不顧于行義。勇力之士，無忌於國；貴戚不薦善，逼邇不引過。故晏子見公，公曰：「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輕死以行禮，謂之勇；誅暴不避強，謂之力。故勇力之立也，以行其禮義也。湯武用兵而不爲逆，并國而不爲貪，仁義之理也。誅暴不避強，替罪不避衆，勇力之行也。古之爲勇力者，行禮義也。今上無仁義之理，下無替罪誅暴之行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，則諸侯行之以國危，匹夫行之以家殘。昔夏之衰也，有推侈大戲，殷之衰也，有費仲惡來，足走千里，手裂兕虎，任之以力，凌躐天下，威戮無罪，崇

尙勇力，不顧義理，是以桀紂以滅，殷夏以衰。今公自奮乎勇力，不顧乎行義，勇力之士，無忌于國，身立威強，行本淫暴，貴戚不薦善，逼邇不引過，反聖王之德，而循滅君之行，用此存者，嬰未聞有也。」

景公飲酒，酣也。

也。

曰：「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，請無爲禮。」晏子蹴然，不安

改

容曰：「君之言過矣！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，力多足以勝其長，勇多足以弑君，而禮不使也，禽獸矣。力爲政，強者犯弱，故曰易主。」其主

今君去禮，則是禽獸也，羣臣以力爲政，強者犯弱，而曰易主，君將安立矣！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，以有禮也。故詩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」禮不可無也。」公涵沈而不聽，少

聞，公出，晏子不起，公入，不起，交舉，則先飲，公怒，色變，抑也。

手疾視曰：「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，寡人出入不起，交舉則先飲，禮也。」也。

晏子避席

再拜稽首而請曰：「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？臣以致無禮之實也。君若欲無禮，此是已。」公曰：「若是，孤之罪也！夫子就席，寡人聞命矣！」觴三行，遂罷酒。——蓋是後也，飭法修禮以治國政，而百姓肅也。

景公飲酒，醒醒也，三日而後發。晏子見曰：「君病酒乎？」公曰：「然。」晏子曰：

「古之飲酒也，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。故男不羣樂以妨事，女不羣樂以妨功。

男女羣樂者，周也觴五獻，過之者誅。君身服之，故外無怨治，內無亂行。今一日

飲酒，而三日寢之，國治怨乎外，左右亂乎內，以刑罰自妨者，勸乎爲非，以賞罰

自勸者，情乎爲善；上離德行，民輕賞罰，失所以爲國矣。願君節之也！」

景公飲酒，七日七夜不止。弦章諫曰：「君欲飲酒，七日七夜，章願君廢酒也。不

然，章賜死。」晏子入見，公曰：「章諫吾曰：願君之廢酒也，不然，章賜死。如是，而

聽之，則臣爲制也；不聽，又愛其死。」晏子曰：「幸矣！章遇君也，令章遇桀紂者，章死久矣。」於是，公遂廢酒。

景公之時，霖雨十有七日，公飲酒，日夜相繼。晏子請發粟于民，三請不見許。公命柏遽巡國，致能歌者。晏子聞之，不悅，遂分家粟于氓，姪任器。任用之器，可以負載。于陌，北陌。罷徒行見公曰：「十有七日矣，懷寶鄉有數十，家也。飢民里有數家，百姓老弱，凍寒不得短褐，飢餓不得糟糠，敝徹無走，罷行不。四顧無告，而君不恤，日夜飲酒，令國致樂不已；馬食府粟，狗饜芻豢，三保之妾，俱足梁肉；狗馬保妾，不已厚乎？民氓百姓，不亦薄乎？故里窮而無告，無樂有上矣；謂其窮約，無樂其上有。飢餓而無告，無樂有君矣；嬰奉數之筴，謂持筴以待其事也。以隨百官之吏，民飢餓窮約而無告，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，嬰之罪大矣！」再拜稽首，請身而去，遂走而出。公從之，棄于途。棄，逐也。

而不能逮，令趣駕追晏子其家，不及，粟米盡于氓，任器存于陌，公趣及之康內。
五錢公下車從晏子曰：「寡人有罪，夫子倍棄不援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，夫子
不顧社稷百姓乎？」願夫子之幸存寡人，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，
多寡輕重，惟夫子之令。遂拜于途。晏子乃返，命稟官名即周巡氓家有布縷之
本而絕食者，使有終月之委；絕本之家，使有期年之食；無委積之氓，與之薪橡，
使足以畢霖雨。令柏即常伯巡氓家室不能禦者，予之金；巡求氓寡用財乏者，死
作死三日而畢，後者若不用令之罪。若過三日是後期也，若不用命之罪。公出舍，損肉徹酒，馬不食府粟，
狗不食飢肉，辟拂去屏嚙口齊，酒徒減賜。三日，吏告畢，上貧氓萬七千家，用粟
九十七萬鍾，薪橡萬三千乘，懷寶二千七百家，用金三千，公然後就內，退食，琴
瑟不張，鐘鼓不陳。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，足以留意思虞虞者退之，有無辟辟。

拂三千，謝于下陳。

原去三千人，省謝於下。

人待三，士待四，出之關外也。人待三日，士待四日，以爲期，使謝而出。

晏子朝，杜扁望羊。

仿伴而視。

待于朝。晏子曰：「君奚故不朝？」

對曰：「君夜發不可

以。」晏子曰：「何故？」

對曰：「梁丘據扁入歌人處，變齊音。」晏子退朝，命宗

祝修禮而拘虔。公聞之而怒曰：「何故而拘虔？」

晏子曰：「以新樂淫君。」公

曰：「諸侯之事，百官之政，寡人願以請子。酒禮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夫子無與焉。

夫樂何必夫故哉？」

對曰：「夫樂亡而禮從之，禮亡而政從之，政亡而國從之，

國衰，臣懼君之逆政之行，有歌紂作北里，幽厲之聲，願夫淫以鄙而偕亡，君奚

輕變夫故哉？」

北里紂作之，歌名也。幽厲二王所作之音。

公曰：「不幸有社稷之業，不擇言而出之，請受

命矣。」

景公燕賞于國內，萬鍾者三千，鍾者五，令三出，而職計莫之從。公怒，令免職。

計令三出，而士師莫之從。公不悅。晏子見，公謂晏子曰：「寡人聞君國者愛人，則能利之；惡人，則能疏之。今寡人愛人不能利，惡人不能疏，失君道矣。」晏子曰：「嬰聞之：君正臣從之謂順，君僻臣從之謂逆。今君賞讒諛之民，而令吏必從，則是使君失其道，臣失其守也。先王之立愛，以勸善也；其立惡，以禁暴也。昔者三代之興也，行安簡易，身安逸樂，順于己者愛之，逆于己者惡之，故明所愛，而邪僻繁；明所惡，而賢良滅，離散百姓，危覆社稷。君上不度聖王之興，而下不觀情君之衰，臣懼君之逆政之行，有司不敢爭，以覆社稷，危宗廟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不知也，請從士師之策。」國內之祿，所收者三也。

景公信用讒佞，賞無功，罰不辜。晏子諫曰：「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，不聞聽讒佞以誅賞。今與左右相說頌也，與左右相說曰：『比死者，勉爲樂乎？』吾安能爲仁而

愈黥民耳矣。故內寵之妾，迫奪于國；外寵之臣，矯奪于鄙；執法之吏，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，而姦驅尤佚，隱情奄惡，蔽詔其上。故雖有至聖大賢，豈能勝若讒哉？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。臣聞古者之士，可與得之，不可與失之；可與進之，不可與退之。臣請逃之矣。」遂鞭馬而出。公使韓子休追之，曰：「孤不仁，不能順教，以至此極。夫子休國焉而往，而韓子休去寡人將從而後。」晏子遂鞭馬而返。其僕曰：「向之去何速？今之反又何速？」晏子曰：「非子之所知也。公之言至矣。」

翟王子羨翟王之孫，臣于景公，以重駕。六十五公觀之而不悅也。嬖人嬰子欲觀之。公曰：「及晏子寢病也，居園中台上以觀之。」嬰子悅之，因爲之請曰：「厚祿之，公許諾。晏子起病而見公。公曰：『翟王子羨之駕，寡人甚悅之，請使之示乎？』晏

子曰：「駕御之事，臣無職焉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一樂之，是欲祿之以萬鍾，其可乎？」
對曰：「昔衛士東野之駕也，公悅之，嬰子不悅，公曰不悅，遂不觀。今翟王子羨之駕也，公不悅，嬰子悅，公因悅之，爲請，公許之，則是婦人爲制也。且不樂治人，而樂治馬，不厚祿賢人，而厚祿御夫，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，修法制，廣政教，以伯諸侯。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，歲凶年饑，道途死者相望也，君不此憂恥，而惟圖耳目之樂，不修先君之功烈，而惟飭駕御之伎，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！且詩曰：『載驟戰駟，君子所識。』夫駕八，固非制也；天子至諸侯皆駕四今又重此，其爲非制也，不滋甚乎？且君苟美樂之，國必衆爲之，田獵則不便道行，致遠則不可，然而用馬數倍，此非御下之道也。淫于耳目，不當民務，此聖王之所禁也。君苟美樂之，諸侯必或效我，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，而易之以僻，此非所以子民

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。且賢良廢滅，孤寡不振，而聽嬖妾，以祿御夫，此蓄怨與民爲仇之道也。詩曰：「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」今君不思成城之求，而惟傾城之務，國之亡日至矣。君其圖之！」公曰：「善。」遂不復觀，乃罷歸翟王子義，而疏嬖人嬰子。

景公有男子五人，所使傳之者，皆有車百乘者也。晏子爲一焉。公召其傅曰：「勉之！將以而所傳爲子。」言以所傳之者爲世子及晏子，晏子辭曰：「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

其力，臣敢不勉乎！今有之家，此一國之權臣也。」言作今有重百乘之家人人以君命命之曰：「將

以而所傳爲子，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。」已留太子及離國之臣別立黨嬰不敢受命，願君圖之！」

適于人納女于景公，生孺子荼，景公愛之，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，公以

告晏子。晏子曰：「不可。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；置大立少，亂之本也。」置也，廢也夫陽

生生而長，國人戴之，君其勿易。夫服位有等，故賤不凌貴；立子有禮，故孽不亂宗。願君教荼以禮，而勿陷於邪；導之以義，而勿湛於利。長少行其道，宗孽得其倫。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，玩金石之聲，而有患乎？言陽生雖爲君而荼亦得享榮色而無患也廢長

立少，不可以教下；尊孽卑宗，不可以利所愛。長少無等，宗孽無別，是設賊樹姦之本也。君其圖之！古之明君，非不知繁樂也，以爲樂淫則哀；非不知立愛也，以爲義失則憂。是故制樂以節，立子以道。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，不足以責信。今君用讒人之謀，聽亂夫之言也，廢長立少，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，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。君其圖之！公不聽。景公沒，田氏殺君荼，立陽生，殺陽生，立簡公，殺簡公而取齊國。

景公疥且癰，期年不已，召會譴梁丘據。晏子而問焉，曰：「寡人之病病矣！使史

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，犧牲珪璧莫不備具，數其常多先君桓公，桓公一則寡人再，病不已，滋甚。予欲殺二子者，以說于上帝，其可乎？會譴梁丘據曰：『可。』晏子不對。公曰：『晏子何如？』晏子曰：『君以祝爲有益乎？』公曰：『然。』若以爲有益，則詛亦有損也。君疏輔而遠拂，忠臣擁塞，諫言不出，臣聞之近，臣嘿遠，臣瘖，衆口燦金。今自聊攝以東，姑尤以西者，此其人民衆矣，百姓之咎怨誹謗，詛君于上帝者多矣。一國詛，兩人祝，雖善祝者不能勝也。且夫祝直言情，則謗吾君也；隱匿過，則欺上帝也。上帝神，則不可欺；上帝不神，祝亦無益。願君察之也！不然，刑無罪，夏商所以滅也。』公曰：『善解予惑，加冠。』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，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，兼屬之乎晏子。晏子辭，不得命，受相，退，把政改月而君病悛。止病公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，以管仲爲有力，邑狐與穀，以共宗廟之

鮮，賜其忠臣，則是多忠臣者。子今忠臣也，寡人請賜子州欸。」辭曰：「管子有一美，嬰不如也；有一惡，嬰不能爲也；其宗廟之養鮮也。」鳥獸之肉不登于俎，言非宗廟常膳故以爲惡。終辭而不受。

景公游於麥邱，問其封人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子其祝我。」封人曰：「使君之年長於胡。」齊之先君胡公諱也。諱法保其宗支曰胡公。蓋考令終可知。故封人以爲祝。宜

國家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子其復之。」封人曰：「使君無得罪於民。」公曰：「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，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？」晏子諫曰：「君過矣！彼疎者有罪，戚者治之；賤者有罪，貴者治之；君得罪於民，誰將治之？敢問桀紂，君誅乎？民誅乎？」公曰：「寡人固也！」言固執，不通也。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。

楚巫微導，齊款以見景公，侍坐三日，景公說之。楚巫曰：「公明神之主，帝王

之君也。公卽位有七年矣，事未大濟者，明神未至也。請致五帝，五帝，五帝也。以明君德。景公再拜稽首。楚巫曰：「請巡國郊，以觀帝位。」至于牛山，而不敢登，曰：「五帝之位，在于國南，請齋而後登之。」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，齋歛視事。晏子聞之，而見于公曰：「公令楚巫齋牛山乎？」公曰：「然。」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，神將降福于寡人，其有所濟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君之言過矣！古之王者，德厚足以安世，行廣足以容衆，諸侯戴之以爲君長，百姓歸之以爲父母，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，星辰日月順而不亂，德厚行廣，配天象時，然後爲帝王之君，神明之主。古者不慢行而繁祭，不輕身而恃巫。今政亂而行假，而求五帝之明德也？棄賢而用巫，而求帝王之在身也？夫民不苟德，福不苟降，君之帝王，不亦難乎！惜夫君位之高，所論之卑也。」公曰：「齋歛以楚巫命寡人曰：『試嘗見而觀』

焉。寡人見而說之，信其道，行其言。今夫子譏之，請逐楚巫而拘裔款。」晏子曰：「楚巫不可出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楚巫出，諸侯必或受之。公信之，以過于內，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，不仁。請東楚巫而拘裔款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——故曰：送楚巫于東，而拘裔款于國也。

齊大旱，逾時。景公召羣臣問曰：「天不雨久矣，民且有飢色。吾使人卜云：祟在高山廣水。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，可乎？」欲將豐登羣臣莫對。晏子進曰：「不可，祠此無益也。夫靈山固以石爲身，以草木爲髮。天久不雨，髮將焦，身將熱，彼獨不欲雨乎？祠之無益。」公曰：「不然，吾欲祠河伯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不可。河伯以水爲國，以魚鼈爲民。天久不雨，泉將下，百川竭，國將亡，民將滅矣。彼獨不欲雨乎？祠之何益？」景公曰：「今爲之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君誠避宮殿，暴露，與

靈山河伯共殲其幸而雨乎！於是景公出，野居暴露三日，天果大雨，民盡得種時。時得及景公曰：『善哉！晏子之言可無用乎？其維有德。』

景公將觀于淄上，與晏子閒立。公喟然嘆曰：『嗚呼！使國可長保，而傳及子孫，豈不樂哉？』晏子對曰：『嬰聞：明王不徒立，百姓不虛至。今君以政亂國，以行棄民久矣，而聲欲保之，不亦難乎？嬰聞：古之能保國者，能終善者也。諸侯並立，能終善者爲長，列士並學，能終善者爲師。昔先君桓公，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，亡國恃以存，危國仰以安；是以民樂其政，而世高其德行，遠征暴勞者不疾，驅海內使朝天子，而諸侯不怨。當是時，盛君之行，不能進焉。及其卒而衰，怠于德而并于樂，身溺于婦侍，而謀因豎刁，是以民苦其政，而世非其行，故身死於胡宮而不舉，蟲出而不收。當是時也，桀紂之卒，不能惡焉。詩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』

有終。」不能終善者，不遂其君。今君臨民若寇仇，見善若避熱，亂政而危賢，必逆于衆，肆欲于民，而誅虐于下，恐及于身。嬰之年老，不能待于君使矣，行不能革，則持節以沒世耳。」

景公游于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：「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！」艾孔、梁丘據皆從而泣。晏子獨笑于旁。公刷_也涕而顧晏子曰：「寡人今日游，悲，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，子之獨笑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使賢者常守之，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；使勇者常守之，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；數君者將守之，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？以其迭處之，迭去之，至于君也，而獨爲之流涕，是不仁也。不仁之君見一詔諛之臣，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。」

景公出游于公阜，北面望睹齊國曰：「嗚呼！使古而無死，何如？」晏子曰：「昔者

上帝以人之死爲善，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若使古而無死，丁公太公將有齊國，桓襄文武將皆相之；君將戰，笠衣褐，執銚耨，以蹕起，吠敢之中，執暇患死？公忿然作色，不說，無幾何，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。公曰：「是誰也？」晏子曰：「據也。」公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大暑而疾馳，甚者馬死，薄者馬傷，非據孰敢爲之？」公曰：「據與我和者夫！」晏子曰：「此所謂同也。所謂和者，君甘則臣酸，君淡則臣鹹，今據也甘，君亦甘，所謂同也，安得爲和？」公忿然作色，不說，無幾何，日暮，公西面望，睹彗星，召伯常騫使禳去之。晏子曰：「不可，此天教也。日月之氣，風雨不時，彗星之出，天爲民亂之見之，故詔之妖祥，以戒不敬。今君若設文而受諫，設爲說也，設爲說也，設爲說也，謁聖賢人，雖不去彗星，將自亡。今君嗜酒而并于樂，政不飭而寬于小人，近讒好優，惡文而疏聖賢人，何暇在彗？彗星也又將見矣！」公忿然作

色不說。及晏子卒，公出，背而泣曰：「嗚呼！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，夫子一日而三責我，今誰責寡人哉？」

景公出游于寒塗，睹死骸，默然不問。晏子諫曰：「昔吾先君桓公出游，睹飢者與之食，睹病者與之財，使令不勞力，籍斂不充費。先君將游，百姓皆說曰：『君當幸游吾鄉乎！』今君游于寒塗，據四十里之坻，殫財不足以奉斂，盡力不能周役民氓，飢寒凍餒，死骸相望，而君不問，失君道矣。財絀力竭，下無以親上，驕奢侈，上無以親下，上下交離，君臣無親，此三代之所以衰也。令君行之，嬰懼公族之危，以爲異姓之福也。」公曰：「然爲上而忘下，厚籍斂而忘民，吾罪大矣。」于是斂死骸，發粟于民，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。其年，公三月不出游。

景公之時，雨雪三日而不霽，公被狐白之裘，坐堂側陛，晏子入見，立有間。

公曰：「怪哉！雨雪三日而天不寒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天不寒乎？」公笑。晏子曰：「嬰聞古之賢君，飽而知人之飢，溫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勞。今君不知也。」公曰：「善！寡人聞命矣。」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，令所睹於塗者，無問其鄉；所睹於里者，無問其家；循國計數，無言其名。士旣事者，無失也言失事之人兼月，疾者兼歲。——

孔子聞之曰：「晏子能明其所欲，景公能行其所善也。」

景公之時，熒惑_星守于虛，期年不去。公異之，召晏子而問曰：「吾聞之：人行善者，天賞之；行不善者，天殃之。熒惑，天罰也。今留虛，其孰當之？」晏子曰：「齊當之。」公不悅曰：「天下大國十二，皆曰諸侯，齊獨何以當？」晏子曰：「虛，齊野也。且天之下殃，固于富強，爲善不用，出政不行，賢人使遠，讒人反昌，百姓疾怨，自爲祈禱，錄錄彊食，進死何傷？是以列舍無次，變星有芒，熒惑回逆，孽星在旁，

有賢不用，安得不亡？」公曰：「可去乎？」對曰：「可致者可去，不可致者不可去。」公曰：「寡人爲之若何？」對曰：「盍去冤聚之獄，使反田矣；散百官之財，施之民矣；振孤寡而敬老人矣。夫若是者，百惡可去，何獨是孽乎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行之三月，而災惑遷。

景公舉兵將伐宋，師過泰山，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，其怒甚盛，公恐，覺，辟門召占夢者至。公曰：「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，不知其所言，其怒甚盛，吾猶識其狀，識其聲。」占夢者曰：「師過泰山而不用事，故泰山之神怒也。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明日，晏子朝見，公告之，如占夢者之言也。公曰：「占夢者之言曰：師過泰山而不用事，故泰山之神怒也。今使人召祝史祠之。」晏子俯首有間，對曰：「占夢者不識也，此非泰山之神，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。」

公疑以爲泰山神。晏子曰：「公疑之，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。湯，質皙而長，顏以髻，兌上豐下，偃身而揚聲。」——公曰：「然是已！」——「伊尹，黑而短，蓬而髻，豐上兌下，僂身而下聲。」公曰：「然是已！今若何？」晏子曰：「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，不宜無後；今惟宋耳，而公伐之，故湯伊尹怒，謂散師以平宋。」公不用，終伐宋。晏子曰：「伐無罪之國，以怒明神，不易行以續善，進師以近過，非嬰所知也！師若果進，軍必有殃。」軍進再舍，鼓毀將殪，公乃辭乎晏子，散師不果伐宋。

景公敗于署梁，十有八日而不返。晏子自國往見公，比至，衣冠不正，不革衣冠，望見而馳。公望見晏子，下而急帶。其來曰：「夫子何爲遽？國家無有故乎？」晏子曰：「不亦急也。雖然，嬰願有復也。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，好獸而惡民。」

毋乃不可乎！公曰：何哉？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？則泰士子牛存矣。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？則泰祝子游存矣。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？則行人子羽存矣。爲田野之不辟，倉庫之不實，則申田之田存焉。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？則吾子存矣。寡人之有五子，猶心之有四支，心有四支，故心得佚焉。今寡人有五子，故寡人得佚焉。豈不可哉？晏子對曰：『嬰聞之，與君言異。若乃心之有四支，而心得佚焉，可得令四支無心，十有八日，不亦久乎？』公于是罷于而歸。景公射鳥，野人駭之。使飛鳥公怒，令吏誅之。晏子曰：『野人不知也。臣聞賞無功，謂之亂；罪不知謂之虐。兩者，先王之禁也。以飛鳥犯先王之禁，不可。今君不明先王之制，而無仁義之心，是以縱欲而輕誅，夫鳥獸固人之養也，野人駭之，不亦宜乎？』公曰：『善！自今以後，弛鳥獸之禁，無以苛民也。』

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，暴死，公怒，令人操刀解養馬者。是時，晏子侍前，左右執刀而進，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：「堯舜支解人，從何驅始？」公矍然曰：「從寡人始。」此語不當恐有等誤故錄外傳作（景公怒曰）殺之罪在寡人遂不支解。公曰：「以屬也。」獄。晏子曰：「此不知其罪而死，臣爲君數之，使知其罪，然後致之獄。」公曰：「可。」晏子數之曰：「爾罪有三：公使汝養馬而殺之，當死罪一也；又殺公之所最愛馬，當死罪二也；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，百姓聞之，必怨吾君；諸侯聞之，必輕吾國；汝殺公馬，使怨積於百姓，兵弱於鄰國，汝當死罪三也。今以屬獄。」公喟然嘆曰：「夫子釋之！夫子釋之！勿傷吾仁也。」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二

支偉成編

內篇諫下第二

景公藉重也稅而獄多，拘者滿圜，怨者滿朝。晏子諫，不聽。公謂晏子曰：「夫獄，國之重官也，願託之夫子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將使嬰勅其功乎？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。」言有一妄知愛書者即可定案君將使嬰勅其意乎？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，以奉暴上之僻者，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。」焚也其景公不悅，曰：「勅其功，則使壹妄勅其意，則比焚如，如是，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嬰聞與君異，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，多者十餘，寡者五六，然不相害傷。今東雞豚妄投之，其折骨決皮，言爭雞豚而相傷也可立得也。」得也且夫上正其治，下審其論，則貴賤不相踰越。

今君舉千鍾爵祿，而妄授之於左右，左右爭之，甚於胡狗，而公不知也。寸之管無當，也，當也天下不能足之以粟。今齊國丈夫耕，女子織，夜以接日，不足以奉上，

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，此無當之管也。而公終不知。五尺童子操寸之煙，也，操也天下不能足以薪。今君之左右，皆操煙之徒，而君終不知。鐘鼓成肆，肆，列也。無鐘鼓，十六年一擊。干

戚成舞，雖禹不能禁民之覩。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，禁其心，聖人所難也。而況奪其財而飢之，勞其力而疲之，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，痛誅其罪，非嬰所知也。」

景公有所愛槐，令吏謹守之，植木縣之令。立木以令，縣，繫也。曰：「犯槐者刑，傷之者死。」

有不聞令，醉而犯之者。公聞之曰：「是先犯我令。」使吏拘之，且加罪焉。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，託曰：「負郭之民，賤妾請有道，也，言也於相國，不勝其欲，願得充

數乎下陳。」晏子聞之曰：「嬰其落於色乎！何爲老而見弄？」雖然，是必有故。」
令內嬖之女子入門。晏子望見之，曰：「怪哉！有深憂。」進而問焉，曰：「所憂何也？」
對曰：「君樹槐縣令，犯之者刑，傷之者死。妾父不仁，仁心也不仁不聞令，醉而犯之，更加罪焉。妾聞之：明君莅國立政，不損祿，不益刑；又不以私害公法，不爲禽獸傷人民，不爲草木傷禽獸，不爲野草傷禾苗。吾君欲以槐樹之故，殺妾父，孤妾身，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。雖然，妾聞之：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，明惠之君，不拂是以行其所欲；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，去其腥臊者而已。今君出令於民，苟可法於國，而善益於後世，則父死亦當矣。妾爲之收尸，亦宜矣。今之令不然，以樹木之故，罪法妾父；妾恐其傷察吏之法，而害明君之義也。鄰國聞之，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，其可乎？願相國察妾指以裁犯禁者。」晏子曰：「甚」

矣！吾將爲子言之於君。」使人送之歸。送女歸也。不復爲妾。明日，早朝。而復於公曰：「嬰聞

之：窮民財力以供嗜欲，謂之暴；崇玩好，威嚴擬乎君，謂之逆；刑殺不辜，謂之賊；

此三者，守國之大殃。今君窮民財力，以羨餼食之具，以饗列女，修其具。繁鐘鼓之樂，極

宮室之觀，行暴之大者；崇玩好，縣愛槐之令，戰過者馳，步過者趨，威嚴擬乎君，

逆之明者也；犯槐者刑，傷槐者死，刑殺不稱，賊民之深者。君享國，德行未見於

衆，而三辟著於國，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。」公曰：「微大夫教寡人，幾有大

罪，以累社稷。今子大夫教之，社稷之福，寡人受命矣！」晏子出，公令趣罷守槐

之役，拔置縣之木，廢傷槐之法，出犯槐之囚。

景公樹竹，令吏謹守之。公出，過之，有斬竹者焉。公以車逐得而拘之，將加罪焉。

晏子入見曰：「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？」公曰：「何如？」晏子曰：「丁公伐曲

沃勝之，止其財，出其民。公曰：「自蒞之，有與死人以出者，公怪之，令吏視之，則其中金與玉焉。」吏請殺其人，收其金玉。公曰：「以兵攻城，以衆圍財，不仁。且吾聞之人君者，官惠慈衆，不身傳誅。」令舍之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晏子出，公令出斬竹之囚。

景公令兵搏治。搏治，謂治土也。當臘冰月之間而寒，民多凍餒，而功不成。公怒曰：「爲我殺兵二人。」晏子曰：「諾。」少爲間，晏子曰：「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，其役殺兵四人，今令而殺兵二人，是師殺之半也。」公曰：「諾，是寡人之過也。」令止之。

晏子使於魯，比其返也，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，歲寒不已，凍餒之者鄉有焉。鄉，有鄉國人也。國人望見晏子，晏子至，已復事。復，復也。公延坐，飲酒樂。晏子曰：「君若賜臣，

臣請歌之。『歌曰：「庶民之言曰：凍水洗我，若之何！太上靡散我，太上猶寡公廢無也言無所散也若

之何！』歌終，喟然嘆而流涕。公就止之，曰：『夫子曷爲至此？殆爲大臺之役夫！

寡人將速罷之。』晏子再拜，出而不言，遂如大臺，執朴，鞭其不務者，不用力者曰：『吾

細人也，皆有蓋，蓋當作廬廬以避燥濕，君爲一臺而不速成，何爲？』國人皆曰：『晏

子助天爲虐！』晏子歸，未至，而君出令趣罷役，車馳而人趨。仲尼聞之，喟然嘆

曰：『古之善爲人臣者，聲名歸之君，禍災歸之身，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，出則

高譽其君之德義，是以雖事情君，能使垂衣裳，朝諸侯，不敢伐其功，當此道者，

其晏子是耶！』

景君爲長康，將欲美之，有風雨作，君與晏子入座飲酒，致堂上之樂，酒酣，晏子

作歌曰：『穗乎不得穫，秋風至兮，殫零落，風雨之拂殺也！太上之靡弊也！』歌

終，顧而流涕，張射而舞。公就晏子而止之，曰：「今日夫子爲歌而誡于寡人，是寡人之罪。」遂廢酒，罷役，不果成長廩。

景公築路寢之臺，三年未息；又爲長廩之役，二年未息；又爲鄒之長塗，晏子諫曰：「百姓之力勤矣！公不息乎？」公曰：「塗將成矣，請成而息之。」對曰：「明君不屈民財者，不得其利；不窮民力者，不得其樂。昔者，楚靈王作寢宮，三年未息也；又爲章華之臺，五年又不息也；乾谿之役，八年，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；靈王死于乾谿，而民不與公歸。今公不遵明公之義，而循靈王之迹；嬰懼公有暴民之行，而不睹長廩之樂也，不若息之。」公曰：「善！非夫子者，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。」於是，令勿委壤，餘財勿收，斬板而去之。

景公春夏游獵，又起大臺之役。晏子諫曰：「春夏起役，且游獵，奪民農時，國家

空虛不可。」景公曰：「吾聞相賢者國治，臣忠者主逸。吾年無幾矣，欲遂吾所樂，卒吾所好，子其息矣！」晏子曰：「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畋，故國昌而民安。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，起章華之臺，而民叛之。今公不革，將危社稷，而爲諸侯笑。臣聞忠不避死，諫不違罪，公不聽臣，臣將游矣。」景公曰：「唯唯，將弛罷之。」

木幾，朝也。韋罔解役而歸。

景公獵休，坐地而食。晏子後至，左右滅馱馱也而席。公不悅，曰：「寡人不席而坐地，二三子莫席，而子獨褻褻也草而坐之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介冑坐陳不席，獄訟不席，尸坐堂上不席，尸在堂上則不席三者皆憂也，故不敢以憂侍坐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令人下席，曰：「大夫皆席，寡人亦席矣。」

景公出獵，上山見虎，下澤見蛇，歸，召晏子而問之，曰：「今日寡人出獵，上山則

見虎，下澤則見蛇，殆所謂不祥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國有三不祥，是不與焉。夫有賢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也。所謂不祥，乃若此者。今上山見虎，虎之室也；下澤見蛇，蛇之穴也。如虎之室，也如蛇之穴而見之，曷爲不祥也？」

景公爲臺，臺成，又欲爲鐘。晏子諫曰：「君國者，不樂民之哀。君不勝欲，旣築臺矣，今復爲鐘，是重斂于民，民必哀矣。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，不祥，非所以君國者。」公乃止。

景公泰，呂成，魯哀公十四年謂晏子曰：「吾欲與夫子燕。」對曰：「未祀先君而以燕，非禮也。」公曰：「何以禮爲？」對曰：「夫禮者，民之紀。紀亂則民失，亂紀失民，危道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以祀焉。

景公爲履，黃金之綦，鞋飾以銀，連以珠，良玉之紉，繩也其長尺，一尺冰月日服，冬服之以聽朝。晏子朝，公迎之，履重，僅能舉足。問曰：「天寒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君奚問大之寒也？」古聖人製衣服也，冬輕而暖，夏輕而清。今君之履，冰月服之，是重寒也；履重不節，是過任也；失生之情矣。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，輕重之量，以害正生，其罪一也；作服不常，以笑諸侯，其罪二也；用財無功，以怨百姓，其罪三也；請拘而使吏度之，「公苦，請釋之。」晏子曰：「不可。嬰聞之：苦身爲善者，其賞厚；苦身爲非者，其罪重。」公不對。晏子出，令吏拘魯工，令人送之境，使不得入。公撤履，不復服也。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吾欲服聖王之服，居聖王之室，如此，則諸侯其至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法其節儉則可，法其服，居其室，無益也。三王不同服而王，非以服致諸

侯也，誠于愛民，果於行善，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，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，夫

冠足以修敬，不務其飾，衣足以掩形禦寒，不務其美，衣不務於隅眈之削，隅眈也，古者皆

冠之削眈者，蓋無邪，冠無觚贏之理，觚方式，身服不雜綵，首服不鏤刻，且古者嘗有紕衣，攀

領，紕，徒懸也，而王天下者，其義好生而惡殺，節上而羨下，天下不朝其服，而共歸其

義，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，高樓無，居曰櫓，而不惡，予而不取，天下不朝其室，而共歸其仁。

及三代作服，爲益敬也，首服足以修敬，而不重也；身服足以行潔，而不害于動

作，服之輕重便於身，用財之費順於民，其不爲櫓巢者，以避風也；其不爲窟穴

者，以避濕也，是故明堂之制，下之潤濕不能及也；上之寒暑不能入也；土事不

文，木事不鏤，示民知節也，及其衰也，衣服之侈過足以敬，宮室之美過避潤濕，

用力甚多，用財甚費，與民爲仇，今君欲法聖王之服，不法其制，法其節儉也，則

雖未成治，庶幾其有益也。今君窮臺榭之高，極汚池之深而不止，務于刻鏤之巧，文章之觀而不厭，則亦與民而仇矣。若臣之慮，恐國之危，而公不平也。公乃顧致諸侯，不亦難乎？公之言過矣！

景公爲西曲潢，

潢，水積也。

其深滅軌，

軌，車也。

高三仞，橫木龍蛇，立木鳥獸，公衣黼黻之

衣，素繡之裳，一衣而五綵具焉；

考工記曰：與黑謂之黼，與青謂之黻。五采爲繡，謂之繡。素自致繪也。

帶珠玉而冠，且

且，當作組。

被髮

跣首，南面而立，傲然。晏子見，公曰：「昔仲父之伯何如？」晏子仰首而不對，公

又曰：「昔管仲之伯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之：維翟人與龍蛇比。」

翟，在水也。

與龍蛇比，故不見蹤。今君橫木龍蛇，立木鳥獸，亦室一就矣；何暇在伯哉？且公伐宮室之美，

行衣服之麗，一衣而五綵具焉；帶珠玉而亂首被髮，亦室一容矣；萬乘之君，而

一心於邪，君之魂魄亡矣！以誰與圖霸哉？」公下堂就晏子曰：「梁丘據裔款

以室之成告寡人，是以竊襲此服，與據爲笑。又使夫子及寡人，請改室賜服而收聽命，其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夫二子營君以邪，公安得知道哉？且伐木不自其

時，則藥又生也；公何不去二子者，毋使耳目淫焉？」

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，疾視矜立，日晏不罷。晏子進曰：「聖人之服，中悅而

不阻，中悅言中適體貌也，不阻言不礙舉動也。

可以導衆；其動作，悅順而不逆，可以奉生；是以下皆法其服，

而民爭學其容。今君之服，亂華不可以導衆，〔民〕疾視矜立，不可以奉生；日晏

而君不若脫服就燕。」公曰：「寡人受命。」退朝，遂去衣冠不復服。

晏子朝，復于景公曰：「朝居嚴乎？」居朝公曰：「嚴居朝，則曷害于治國家哉？」

晏子對曰：「朝居嚴，則下無言；下無言，則上無聞矣。下無言，則吾謂之瘖；上無

聞，則吾謂之聵。聵瘖，非害國家而如何也？且合升斗之微，以滿倉廩，合疏縷之

綿以成幃幕，大山之高，非一石也，累卑然後高。天下者，非用一士之言也，固有受而不用，惡有拒而不受者哉！

景公登路寢之臺，不能終而息乎陞，忿然而作色，不說，曰：「孰爲高臺，病人之甚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君欲節于身而勿高，使人高之而勿罪也。今高從之以罪，卑亦從以罪，敢問使人如此可乎？古者之爲宮室也，足以便生，不以爲奢侈也，故節于身，謂于民。及夏之衰也，其王桀，背棄德行，爲瑤室玉門，殷之衰也，其王紂，作爲頃宮靈臺，卑狹者有罪，高大者有賞，是以身及焉。今君高亦有罪，卑亦有罪，甚于夏殷之王，民力殫乏矣，而不免于罪，嬰恐國之流失，而公不得享也！」公曰：「善！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，以爲無功，又從而怨之，是寡人之罪也！非夫子之教，豈得守社稷哉！」遂下，再拜，不果登臺。

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，公愀然而嘆曰：「用後嗣世世有此，豈不可哉！」晏子曰：「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，以事利民，然後子孫享之。」詩云：「武王不仕，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今君處佚怠，逆政害民，有日矣，而猶出若言，不亦甚乎！」公曰：「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？」對曰：「服牛死，服牛，駕牛也。夫婦笑，非骨肉之親也，爲其利之大也。言可食而食之，利大于駕車也。欲知把齊國者，則其利之者耶！」公曰：「然，何以易？」對曰：「移之以善政，今公之牛馬，老於欄牢，不勝服也；車蠹于巨，巨，謂大也。戶不勝乘也；衣裘襦袴，朽敗於臧，不勝衣也；醢醢腐，不勝沾也；酒醴酸，不勝飲也；府庫鬱而不勝食，又厚籍斂于百姓，而不以分餒民。夫藏財而不用，凶也。財苟大守，下其報環至，其次昧財之失守，委而不以分人者，百姓必進自份也。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，不如請於己也。」

景公成路寢之臺，逢於何遭，遇晏子於途，再拜乎馬前。晏子下車，挹之曰：「子何以命嬰也？」對曰：「於何之母死，兆在路寢之臺牖下，兆也願請命合骨。」合骨謂哭父母合葬晏子曰：「嘻，難哉！雖然，嬰將爲子復之。適爲不得，子將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，言不知我語也吾儕小人，將左手擁格，格木長貌，或曰骨格右手捫心，心即人心，謂叩心也立餓枯槁而死，以告四方之士曰：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。」晏子曰：「諾。」遂人見公曰：「有逢於何者，母死，兆在路寢，當如之何？」願請合骨。」公作色不悅，曰：「古之及今，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古之人君，其宮室節，不侵生民之居，臺榭儉，不殘死人之墓，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也。今君侈爲宮室，奪人之居，廣爲臺榭，殘人之墓，是生者愁憂，不得安處；死者離易，不得合骨；豐樂侈游，兼傲生死，非人君之行也。遂欲滿求，不顧細民，非存之道。且嬰

聞之生者不得安，命之日蓄憂；死者不得葬，命之日蓄哀。蓄憂者怨，蓄哀者危。君不如許之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出，梁丘據曰：「自昔及今，未嘗聞求葬公宮有也，若何許之？」公曰：「削人之居，殘人之墓，凌人之喪，而禁其葬，是於生者無施，於死者無禮。」詩云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」吾敢不許乎！遂於何遂葬其母，路寢之牖下，解衰去紼，布衣縗履，元冠苾武，苾草也武冠也武踊而不哭，蹯而不拜，已乃涕洟而去。

景公之嬖妾嬰子死，公守之，三日不食，廚著於席不去，左右以復，而君無聽焉。晏子入復曰：「有術客與醫俱言曰：『聞嬰子病死，願請治之。』公喜，遽起曰：『病猶可爲乎？』」晏子曰：「客之道也，以爲良醫也，請嘗試之。」君請屏潔沐浴飲食，間病者之宮，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屏而沐浴，晏子令棺人入。

歛，歛已而復曰：「醫不能治病，已歛矣，不敢以不聞。」公作色不悅，曰：「夫子以醫命寡人，而不使視，將歛不以聞，吾之爲君，名而已矣！」晏子曰：「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？嬰聞之：君正臣從，謂之順；君僻臣從，謂之逆。今君不道順而行僻，從邪者，邇導害者，遠譏諛萌通，而賢良廢滅，是以詔諛繁於閒，邪行交於國也。昔吾先君桓公，用管仲而伯，嬖乎豎刀而滅。今君薄於賢人之禮，而厚嬖妾之哀，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，歛死不失愛，送死不失哀，行傷則溺已，愛失則傷生，哀失則害性，是故聖王節之也。即畢歛，不留生事，棺槨衣衾，不以害生養，哭泣處哀，不以害生道。今朽尸以留生，廣愛以傷行，修哀以害性，君之失矣！故諸侯之賓客，慙入吾國，本朝之臣，慙守其職，崇君之行，不可以導民；從君之欲，不可以持國，且嬰聞之：朽而不歛，謂之僇尸，臭而不收，謂之陳諸，反明王

之性，行百姓之誨，而內嬖妾于侈器，此之爲不可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不職，請因夫子而爲之。」晏子復曰：「國之士大夫，諸侯四鄰賓客，皆在外，君其哭而節之。」——仲尼聞之曰：「星之昭昭，不若月之噓噓；小事之成，不若大事之廢；君子之非，小人之是也。其晏子之謂歟！」

樂丘據死，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：「據忠且愛我，我欲豐厚其葬，高大其壟。」晏子曰：「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，可得聞乎？」公曰：「吾有喜於玩好，有司未能吾具也，則據以其所有供我，是以知其忠也。每有風雨，暮夜求必存，吾是以知其愛也。」晏子曰：「嬰對則爲罪，不對則無以事君，敢不對乎？」嬰聞之，臣專其君，謂之不忠；子專其父，謂之不孝；妻專其夫，謂之嫉；事君之道，導親于父兄，有禮於羣臣，有惠于百姓，有信于諸侯，謂之忠。爲子之道，以鍾愛其兄弟，施行於

諸父，慈惠於衆子，誠信於朋友；謂之孝。爲妻之道，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；謂之不嫉。今四封之民，皆君之臣也，而維據盡力以愛君？此文雖有國文夫平句覽者（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）或在此下景公走狗死，公令外供之棺，內給之祭。晏子聞之，諫。公曰：「亦細物也，特以與左右爲笑耳。」晏子曰：「君過矣！夫厚籍歛不以反民，棄貨財而笑左右，傲細民之憂，而崇左右之笑，則國亦無望已！且夫孤老凍餒而死，狗有祭；鰥寡不恤而死，狗有棺；行辟若此，百姓聞之，必怨吾君；諸侯聞之，必輕吾國。怨聚於百姓，而權輕於諸侯，而乃以爲細物，君其圖之！」公曰：「善。」趣庖治狗，以會朝屬。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。晏子過而趨，二子者不起。晏子入見，公曰：「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：上有君臣之義，下有長率之倫；內可以禁暴，外可以威敵；上利其功，下服其勇，故尊其位，重其祿。今君之蓄勇力之

也，上無君臣之義，下無長率之倫，內不以禁暴，外不可威敵，此危國之器也。若去之。」公曰：「三子者，搏之恐不得，刺之恐不中也。」晏子曰：「此皆力勦敵之人也，無長幼之禮。」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。三人各以二桃，總數曰少餽。曰：「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？」公孫接仰天而嘆曰：「晏子智人也！夫使公之計吾功者，不桃，是無勇也；士衆而桃寡，何不計功而食桃矣？接一搏鬪，戰三歲而再搏乳虎，右接之功，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！援桃而起。田開疆曰：「吾仗兵而卻三軍，若再若開疆之功，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！援桃而起。古冶子曰：「吾嘗從君濟於河，鼉銜左驂，以入砥柱之流，當是時也，冶少不能游，潛行，逆流百步，順流九里，得鼉而殺之，左操驂尾，右挈鼉頭，鶴躍而出，津人皆曰：河伯也！」若治之功，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！三子何不反桃？」視之，則大鼉之首。若治之功，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！三子何不反桃？」

抽劍而起。公孫接田開疆曰：「吾勇不子若，功不子逮，取桃不讓，是貪也；然而不死，無勇也。」皆反其桃，挈領而死。古冶子曰：「二子死之，冶獨生之，不仁；恥人以言，而夸其聲，不義；恨乎所行，不死，無勇。雖然，二子同桃而節，治專其桃而

直。一書以爲二子之義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宜矣

亦反其桃，挈領而死。使者復曰：「已死矣。」公殮

之以服，葬之以士禮焉。

景公登射，晏子修禮而侍。公曰：「選射之禮，寡人厭之矣！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子無禮，是庶人也；庶人無禮，是禽獸也。夫勇多則弑其君，力多則殺其長，然而不敢者，維禮之故也。禮者，所以御民也；嚮者，所以御

焉也；無禮而能治國家者，嬰未之聞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善。」迺飭射更席以爲上

客，終日問禮。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三

支偉成編

內篇問上第三

莊公問晏子曰：『威當世而服天下，時耶？』晏子對曰：『行也。』公曰：『何行？』對曰：『能愛邦內之民者，能服境外之不善；重士民之死力者，能禁暴國之邪逆；聽賢者，能威諸侯；安仁義而樂利世者，能服天下。不能愛邦內之民者，不能服境外之不善；輕士民之死力者，不能禁暴國之邪逆；懷諫傲賢者之言，不能威諸侯；倍仁義而貪名實者，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，此其道也。』已而，公不用。晏子退而窮處。公任勇力之士，而輕臣僕之死，用兵無休，國罷民害。期年，百姓大亂，而身及崔氏禍。——君子曰：『盡忠不豫交，遇事應思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。其

晏子可謂廉矣！

莊公將伐晉，問於晏子。晏子對曰：「不可。君得合而欲多，合與裕通，謂所得者既裕而所求者猶多。養欲而

怠驕，得合而欲多者，危。養欲而怠驕者，困。今君任勇力之士，以伐明主，若不濟，

國之福也。不德而有功，憂必及君。」公作色不悅。晏子辭不爲臣，退而窮處，堂

上生蓼，藿門外生荆棘。莊公終任勇力之士，西伐晉，取朝歌，及太行，孟門，茲於

元期，疑有缺文，不可解。而民散，身滅於崔氏。崔氏之亂，逐羣公子，及慶氏亡。疑有缺文。

魯公舉兵將伐魯，問於晏子。晏子對曰：「不可。魯公好義，而民戴之。好義者安，

民戴者和；伯禽周公之子之治存焉，故不可攻。攻義者不祥，危安者必困。且嬰聞之：

德足以安其國，政足以和其民，國安民和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。今君好勇而

德無以安國，厚藉歛，意使令，任意使人無以和民，德無以安之，則危。政無以和之，

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，而欲伐安和之國，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。其君離上怨其下，然後伐之，則義厚而利多，義厚則敵寡，利多則民歡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遂不果伐魯。

景公伐萊，勝之，問晏子曰：「吾欲賞於萊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之以謀勝國者，益臣之祿，以民力勝國者，益民之利，故上有義獲，下有加利，君上享其名，臣下利其實，故用智者不踰業，用力者不傷苦，此古之善伐者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破萊之臣，東邑之卒，皆有加利，是上獨擅名，利下流也。

景公外徵諸侯，內輕百姓，好勇力，崇樂以從嗜欲，諸侯不悅，百姓不親，公患之，問於晏子曰：「古之聖王，其行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其行公正而無邪，故讒言不得入，不阿黨，不私色，故羣徒之卒不得容，薄身厚民，故聚斂之人不得行，不

侵大國之地，不耗小國之民，故諸侯皆欲其尊；不劫人以甲兵，不威人以衆強，故天下皆欲其強。德行教訓加於諸侯，慈愛利澤加於百姓，故海內歸之若流水。今衰世君人者，辟邪阿黨，故讒諂羣徒之卒繁；厚身養，薄視民，故聚斂之人有侵大國之地，耗小國之民，故諸侯不欲其尊；劫人以兵甲，威人以衆強，故天下不欲其強；災害加於諸侯，勞苦施於百姓，故仇敵進伐，天下不救，貴戚離散，百姓不興。公曰：「然則何若？」對曰：「請卑辭重幣以悅於諸侯，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，其可乎？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卑辭重幣，而諸侯附；輕罪省功，而百姓親。故小國入朝，燕魯共貢。——墨子聞之曰：「晏子知道，道在爲人，而失爲人，爲人者重，爲己者輕。景公自爲，而小國不爲與；爲人，而諸侯爲役，則道在爲人，而行在反己矣。故晏子知道矣！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『吾欲善治齊國之政，以干霸王之諸侯。』晏子作色對曰：『官不具也。臣數以聞，而君不肯聽也。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，廉隅不正，則季次原憲侍；氣鬱而疾，志意不通，則仲由卜商侍；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則顏回甯雍侍。今君之朝臣萬人，兵車千乘，不善政之所失於下，靈墜下民者衆矣，未有能士，敢以聞者。』臣故曰：『官未具也。』公曰：『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，可乎？』對曰：『嬰聞國有具官，然後其政可善。』公作色不悅，曰：『齊國雖小，則何謂官不具？』對曰：『此非臣之所復也。昔吾先君桓公，身體惰懈，辭令不給，則隰朋暱侍；左右多過，獄讞不中，則弦章暱侍；田野不修，民氓不安，則甯戚暱侍；軍吏怠，戎士偷，則王子成甫暱侍；居處佚怠，左右懾畏，繁乎樂，省乎治，則東郭牙暱侍；德義不中，信行衰微，則管子暱侍。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，以人之厚補其

薄；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，兵加於有罪而不頓；是故諸侯朝其德，而天子致其
胙。今君之過失多矣，未有一士以聞也。故曰官不具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昔吾先君桓公，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，能立武功而遂文德，
糾合兄弟，撫存邳州；吳越受令，荆楚僭憂，莫不賓服，勤於周室；天子加德，先君
昭功，管子之力也。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，夫子以佐佑寡人，彰先君
之功烈，而繼管子之業。」晏子對曰：「昔吾先君桓公，能任用賢國，有什伍，治
偏細民，貴不凌賤，富不做貧，功不遺罷，佞不吐愚；吐言不爲，以爲不聽也。舉事不私，聽獄不
阿；內妾無羨食，外臣無羨祿，餽寡無飢食，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，不以宮室
之侈勞人之力，節取於民，而普施之，府無藏，倉無粟，上無驕行，下無詔德；是以
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，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。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，而繼管

子之業，則無以多辟傷百姓，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，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？今君疏遠賢人，而任譏諛，使民若不勝，藉斂若不得，厚取於民而薄其施，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，府藏朽蠹，而禮悖於諸侯，菽粟藏深，而怨積於百姓，君臣交惡，而政刑無常，臣恐國之危失，而公不得享也。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？」

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？對曰：「以臣觀之也，莒之細人，變而不化，不固執貧而好假，借貸高勇而賤仁，敦信士武以疾怨，勇於私讎急以速竭，急於公職是以上不能養其下，下不能事其上，上下不能相攻，則政之大體失矣。莒其先亡。」公曰：「魯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魯之君臣，猶好爲義，下之安妥，當作安也也，奄然寡聞，聰明之智也是以上能養其下，下能事其上，上下相收，政之大體存矣。故魯猶可長守，然其亦

有一焉，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，

極言其地之小，謂一雉奔，宜即出其邦之域外也。

猶稱公侯，

有國之君，之通稱也。

大之事小，

事小之

弱之事強久矣。彼周者，殷之樹國也。魯近齊而親殷，以變小

稱小國而不

服於鄰，以遠望魯，

魯當作晉

滅國之道也。

殷即宋也。晏子之意，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，所親者宋，所謂晉者，宋國既弱，小不足爲援，晉國相去又遠，緩急不足恃，故謂魯滅亡之道。

齊其有魯與莒乎？」公曰：「魯與莒之事，寡人既得聞之矣。寡人之德亦薄，然

後世孰踐有齊國者？」對曰：「田無宇之後爲幾。」

也。近公曰：「何故也？」對

曰：「公量小，

之斗量

私量大，以施於民，其與士交也，用財無筐篋之藏，國人負攜

其子而歸之，若水之流下也。夫先與人利，而後辭其難，不亦寡乎？若苟弗辭也，

從而撫之，不亦幾乎？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治國何患？」對曰：「患夫社鼠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夫社，

束木而塗之，鼠因往託焉，熏之，則恐燒其木，灌之，則恐敗其塗，

社也。即此鼠所以

從而撫之，不亦幾乎？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治國何患？」對曰：「患夫社鼠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夫社，

束木而塗之，鼠因往託焉，熏之，則恐燒其木，灌之，則恐敗其塗，

社也。即此鼠所以

從而撫之，不亦幾乎？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治國何患？」對曰：「患夫社鼠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夫社，

不可得殺者，以社故也。夫國亦有焉。人主左右是也。內則蔽善惡於君上，外則
賣權重於百姓；不誅之則亂，誅之則爲人主案據，腹而有之。案據謂安定之也，有相親友也，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。
此亦國之社鼠也。人有酤酒者，爲器甚潔清，置表甚長，酤，沽也。而酒酸不售，問之
里人其故，里人云：「公狗之猛，人挈器而入，且酤公酒，狗迎而噬之，此酒所以酸
而不售也。」夫國亦有猛狗，用事者是也。有道術之士，欲千萬乘之主，而用事者
迎而齧之，此亦國之猛狗也。左右爲社鼠，用事者爲猛狗，主安得無壅？國安得
無患乎？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寡人意氣衰，身病甚，今吾欲具圭璋犧牲，令祝宗薦之乎
上帝宗廟，意者禮可以干福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古者，先君之干福也，政
必合乎民，行必順乎神，節宮室，不敢大斬伐，以無偪山林，節飲食，無多畋漁，以

無倡川澤；祝宗用事，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；是以神民俱順，而山川納祿。今君政反乎民，而行悖乎神，大宮室，多斬伐，以倡山林；羨飲食，多畋漁，以倡川澤；是以民神俱怨，而山川收祿。司過薦罪，而祝宗祈福，意者逆乎！公曰：「寡人非夫子，無所聞此；請革心易行。」於是廢公阜之游，止海食之獻，斬伐者以時，畋漁者有數，居處飲食，節之勿羨。祝宗用事，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，故鄰國忌之，百姓親之。晏子沒而後衰。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古之盛君，其行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薄於身而厚於民，約於身而廣於世；其處上也，足以明政行教，不以威天下；其取財也，權有無，均貧富，不以養嗜欲；誅不避貴，賞不遺賤；不淫於樂，不遁於哀；盡智導民，而不伐焉；勞力藏事，而不責焉；爲政尙相利，故下不以相害；行教尙相愛，故民不以相惡爲。」

名；刑罰中於法，廢罪為當順於民；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，不肖者處下而不怨；四海之內，社稷之中，粒食之民，一意同欲。若夫私家之政，生有遺教，此盛君之行也。『公不圖』。魯公問政晏子曰：『臣聞問道者更正，聞道者更容。今君稅歛重，故民心離；市買悖，故商旅絕；玩好充，故家貨殫；積邪在於上，蓄怨藏於民，嗜欲備於側，毀非滿於國，而公不圖！』公曰：『善！』於是令玩好不御，公市不豫，公室不飾，業土不成，止役輕稅，上下行之，而百姓相親。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『謀必得，事必成，有術乎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有！』公曰：『其術何如？』晏子曰：『謀度於義者，必得；事因於民者，必成。』公曰：『奚謂也？』對曰：『其謀也，左右無所繫，上下無所靡；其聲不悖，其實不逆；謀於上，不違天；謀於下，不違民；以此謀者，必得矣。事大則利厚，事小則利薄，稱事之大小，權利之輕重，國』

有義勞，民有如利；以此舉事者必成矣。夫逃人而諉，雖成不安；傲民舉事，雖成不榮。故臣聞義謀之法，以民事之本也。故及義而謀，信民而動，未聞不存者也。昔三代之興也，謀必度其義，事必因於民，及其衰也，建謀不及義，興事傷民，故度義因民，謀事之術也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不敏，聞善不行，其危如何！」對曰：「上君全善，其次出入焉；其次，結邪而羞問，全善之君，能制出入之君，時間雖日危，尙可以沒身。羞問之君，不能保其身。今君雖危，尙可沒其身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莅國治民，善爲國家者何如？」晏子曰：「舉賢以臨國，官能以敕民，則其道也。舉賢官能，則民與若也矣。」公曰：「雖有賢能，吾庸知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賢而隱，庸爲賢乎？吾君亦不務乎是，以官亦不故不知也。」公曰：「請問求賢。」對曰：「親之以其游，說之以其行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，無以毀

譽非議定其身；如此，則不爲同行以揚聲，不掩欲以榮君。故通則視其所舉，窮則視其所不爲，富則視其所不取，夫上士，難進而易退也；其次，易進易退也；其下，易進難退也。以此數物者取人，其可乎！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爲君，身尊民安，爲臣，事治身榮，難乎易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易。」

公曰：「何若？」對曰：「爲君，節養其餘以顧民，則君尊而民安；爲臣，忠信而無

踰職業，則事治而身榮。」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，爲臣何行則廢？晏子對曰：「爲

君，厚藉斂而託之爲民，進讒諛而託之用賢，遠公正而託之不順，行此三者則

危；爲臣，比周以求進，踰職業，防下隱利，利之所在防而求多從君，求其多從君欲不求過而求

親，不求人君之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。故明君不以邪親民，守則而不虧，立法儀而不

犯，苟有所求於民，而不以身害之，是故刑政安於下，民心固於上，故察士不比

周而進，不爲苟而求；言無陰陽，行無內外，順則進，否則退，不與上行邪；是以進不失廉，退不失行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寡人持不仁，其無義耳也。」言未嘗行仁義不然，北面與夫子而義。」欲北面而事晏

其義也對曰：「嬰，人臣也，公曷爲出若言？」公曰：「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。」

晏子曰：「縵密不能薦，苴學者，桓知學問不能致賢者身無以用人，而又不爲人用者，卑

善人不能威，惡人不能疏者，危。交游朋友從，無以說於人，又不能說人者，窮。事

君要利，大者不得，小者不爲者，餒。修道立義，大不能專，小不能附者，滅。此足以

觀存亡矣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君子常行曷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衣冠不中，不敢以入朝；所言

不義，不敢以要君；行已不順，治事不公，不敢以莅衆。衣冠無不中，故朝無奇僻

之服，所言無不義，故下無僞上之報；身行順，治事公，故國無阿黨之義。三者，君子之常行者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賢君之治國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其政任賢，其行愛民，其取下節，其自養儉；在上不犯下，在治不傲窮；從邪害民者有罪，進善舉過者有賞；其政刻上而饒下，赦過而救窮；不因喜以加賞，不因怒以加罰；不從欲以勞民，不修怨而危國；上無驕行，下無諂德；上無私議，下無竊權；上無朽蠹之藏，下無凍餒之民；不事驕行而尚司，其民安樂而尚親。賢君之治國若此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明王之教民何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明其教令，而先之以行義；養民不苛，而防之以刑辟。所求於下者，不務於上；作不當所禁於民者，不行於身。守於民財，無虧之以利；立於儀法，不犯之以邪；苟所求於民，不以身害之，故下

「之」勸從其教也。

之字

稱事以任民，中聽以禁邪。

中聽足以禁邪也不窮之以勞。

不害之以實。

謂中實

苟所禁於民，不以事逆之，故下不敢犯其上也。古者百里

而異習，千里而殊俗，故明王修道，一民同俗，上愛民爲法，下相親爲義，是以天

下不相遺，此明王教民之理也。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忠臣之事君也何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有難不死，出亡不送。」

公不悅，曰：「君裂地而封之，疏爵而貴之，君有難不死，出亡不送，可謂忠

乎？」

對曰：「言而見用，終身無難，臣奚死焉？謀而見從，終身不出，臣奚送焉？若

言不用，有難而死之，是妄死也；謀而不從，出亡而妄從之，是詐僞也。故忠臣也

者，能納善於君，不能與君陷於難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忠臣之行何如？」

對曰：「不撓君過，諫乎前，不華乎外；

華也

選賢進能，不私乎內；稱身就位，計能定祿；睹賢不居其上，受祿不過其量；不權君以爲行，不稱位以爲忠；不揜賢以隱長，不刻下以諛上；君在不事太子，國危不交諸侯；順則進，否則退，不與君行邪也。」

景公問佞人之事，君如何？晏子對曰：「意難，難不至也。」

難也。謂公有意拒佞人，則所拒者自不至也。

明言行

之以飾身，僞言無欲以說人；嚴其交以見其愛，觀上之所欲，而微爲之偶；求君偪邇，之，親近也。而陰爲之與；內重爵祿，而外輕之，以誣行；下事左右，而面示正公，以僞廉；求上采聽，而幸以求進；傲祿以求多，辭任以求重；工乎取，鄙乎與；歡乎新，慢乎故；吝乎財，薄乎施；覩貧窮若不識，趨利若不及；外交以自揚，背親以自厚；積豐義，義，善也。之養，而聲矜卹之義；非譽乎情，而言不行身；涉時所議，而好論賢不肖；有之己，不難非之人；無之己，不難求之人；其言強梁而信，其進敏邇而順。

此後人之行也。明君之所誅，愚君之所信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聖人之不得意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上作事反天時，從政逆鬼神，藉斂殫百姓，神祇並怨；道忠者不聽，薦善者不行，諛過者有資，救失者有罪；故聖人伏匿隱處，不干長上，潔身守道，不與世陷乎邪；是以卑而不失義，瘁而不失廉。此聖人之不得意也。」
「聖人之得意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一世治政平，舉事調乎天，藉斂和乎百姓；樂及其政，遠者懷其德；四時不失序，風雨不降雪；作霖成天明象而致贊，地長育而具物；神降福而不靡，民服教而不僞；治無怨業，居無廢民。此聖人之得意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古者君民而不危，用國而不弱，惡乎失之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以邪莅國，以暴和民者，危；修道以要利，得求而返邪者，弱。古者文王修德，

不以要利，滅暴不以順紂，干崇侯之暴，而禮梅伯之醢，是以諸侯明乎其行，百姓通乎其德，故君民而不危，用國而不弱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古之莅國治民者，其任人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地不同生，性異

同性所異，五地之性也。

而任之以一種，責其俱生不可得，人不同能，而任之以一事，不可責

備成。責焉無已，智者有不能給；求焉無厭，天地有不能贍也。故明王之任人，諛諛不遁乎左右，阿黨不治乎本朝，任人之長，不彊其短；任人之工，不彊其拙。此任人之大略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古者離散其民，而隕失其國者，其常行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國貧而好大，智薄而好專，貴賤無親焉，大臣無禮焉，尚譏諛而賤賢人，樂簡慢而玩百姓，國無常法，民無經紀，好辯以爲忠，流湏而忘國，好兵而忘民，肅於罪誅，

而慢於慶賞；樂人之哀，利人之難；德不足以懷人，政不足以惠民，賞不足以勸善，刑不足以防非，亡國之行也。今民間公令如寇讐，此古離散其民，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吾欲和民，作臣當親下，奈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得臣而任使之，

與言信，必順其令，赦其過，任大無多責焉，使邇臣無求嬖焉，無以嗜欲貧其家，無親讒人傷其心，家不外求而足，事君不因人而進，則臣和矣。儉于藉斂，節於貨財，作工不歷時，使民不盡力，百官節適，關市省征，山林陂澤，不專其利，領民治民，勿使煩亂，知其貧富，勿使凍餒，則民親矣。」公曰：「善！寡人聞命矣。」故令諸子毋外親謁，辟梁丘據，無使受報，百官節適，關市省征，陂澤不禁，冤報者遠，留獄者請焉。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取人得賢之道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舉之以語，考之以事，能諫則尚而親之，近而勿辱以取人，則得賢之道也。是以明君居上，寡其官而多其行，拙於文而工於事，言不中不言，行不法不爲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臣之報其君何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雖不知，必務報君以德。士逢有道君，則順其令；逢無道之君，則爭其不義。故君者擇臣而使之，臣雖賤，亦得擇君而事之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臨國莅民，所患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所患者三：患臣不信，一患也；信臣不忠，二患也；君臣異心，三患也。是以明君居上，無忠而不信，無信而不忠者，是故君臣同欲，而百姓無怨也。」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爲政何患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患善惡之不分。」公曰：「何以

察之？對曰，「審擇左右，左右善，則百僚各得其所宜，而善惡分。」——孔子聞之曰，「此言也信矣！善進，則不善無由入矣；不善進，則善無由入矣。」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四

支偉成編

內篇問下第四

景公出游，問於晏子曰：「吾觀於轉附朝舞，名二山至於琅琊，寡人何修則也法夫先王之游？」晏子再拜曰：「善哉！君之問也。聞天子之也往諸侯爲巡狩，諸侯之天子爲述職，故春省耕而補不足，謂之游；秋省實而助不給，謂之豫。夏諺曰：『吾君不游，我曷以休？』吾君不豫，我曷以助？一游一豫，爲諸侯度。今君之游不然，師行而糧食，糧或作盛，以其食也貧苦不補，勞者不息。夫從南作南，高歷時而不反，謂之流；從下亦作歷而不反，謂之連；從獸而不歸，謂之荒；從樂而不歸，謂之亡。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，荒亡之行。」公曰：「善！」命吏計公掌掌爲之粟，藉長幼貧氓之數，吏

所委發廩出粟，以予貧民者，三千鍾。公所身見癯老者，七十二人，振贍之，然後歸也。

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，食味方丈，好色無別，僻若此，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，變俗以政，下賢以身，管仲，君之賊者也，知其能，足以安國濟功，故迎之於魯郊，自御，禮之於廟。異日，君遇於康莊，聞竊戚歌，止車而聽之，則賢人之風也。舉以爲大田，大田，田畝之官。先君見賢不留，使能不怠，是以內政，則民懷之；征伐，則諸侯畏之。今君聞先君之過，而不能明其大節，桓公之霸也，君奚疑焉？』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今吾從車千乘，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桓公從車三百乘，九合諸侯，一

匡天下者，左有鮑叔，右有仲父。今君左爲倡，右爲優，譏人在前，諛人在後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？」

景公問晏子，廉政或作義而長久其行，何也？晏子對曰：「其行水也。美哉水乎！清，其濁無不零途，即汗其清無不灑除，是以長久也。」公曰：「廉政而邀亡其行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其行石也。堅哉石乎！落落視之則堅，循之則堅，內外皆堅，無以爲久，是以邀亡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請問爲臣之道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見善必通，不私其利；慶善而不有其名；稱身居位，不爲苟進；稱事授祿，不爲苟得；體貴側賤，不逆其倫；居賢不肖，不亂其序；肥利之地，不爲私邑；賢質之士，不爲私臣；君用其所言，民得其所利，而不伐其功，此臣之道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人性有賢不肖，可學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詩云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之者，其人也。故諸侯並立，善而不怠者爲長，列士並學，終善者爲師。」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富民安衆難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易，節欲則民富，中聽得中則則民安，行此兩者而已矣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國如何則可謂安矣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下無諱言，官無怨治；通人不華，謂富貴者窮民不怨；喜樂無義餘也謂，賞通富也，忿怒無義，刑；上有禮於士，下有恩於民；地博不兼小，兵強不劫弱；百姓內安其政，外歸其義，可謂安矣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當今之時，諸侯孰危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莒其先亡乎！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地侵於齊，貨竭於晉，是以亡也。」

晏子聘於吳，吳王曰：「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，施脫寡人，寡人受脫矣。」

顧有私問焉。」晏子巡遁_{一作逃}而對曰：「嬰，北方之賤臣也，得奉君命，以趨於末朝，恐辭令不審，譏於下吏，懼不知所以對者。」吳王曰：「寡人聞夫子久矣！今乃得見，願終其問。」晏子避席對曰：「敬受命矣。」吳王曰：「國如何則可處？如何則可去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親疏得處其倫，大臣得盡其忠，民無怨治，國無虐刑，則可處矣。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，居治國之位，親疏不得居其倫，大臣不得盡其忠，民多怨治，國有虐刑，則可去矣。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，不處亂國之位。」

晏子聘於吳，吳王曰：「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先民而後身，先施而後誅，強不暴弱，貴不凌賤，富不做貧，百姓並進，有司不侵，民和政平，不以威強退_{通當作迫}人之君，不以衆強兼人之地，其用法，爲時禁暴，故世不逆其

志；其用兵爲衆屏患，故民不疾其勞；此常保威強勿失之道也。失此者危矣！吳王忿然作色不悅。晏子曰：「寡君之事畢矣，嬰無斧鑕之罪，請辭而行。」遂不復見。

晏子使魯，見昭公。昭公說曰：「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，今得見而義乎所聞，後漢書也請私而無爲寡人罪。寡人聞大國之君，蓋回也曲之君也；曷爲以子大夫之行，事回曲之君乎？」晏子遂循對曰：「嬰不肖，嬰之族，待嬰而祀者五百家，故嬰不敢擇君。」晏子出，昭公語人曰：「晏子仁人也！反亡君，安危國，而不私利焉；僂崔杼之尸，滅亂賊之徒，不獲名焉；使齊外無諸侯之憂，內無國家之患，不伐功焉；雖然不滿，退託於族。晏子可謂仁人矣！」晏子聘於魯，魯昭公問焉：「吾聞之，莫三人而迷。平事不與三人謀，遂失也。今吾以一魯國迷

慮之，不免於亂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之所尊舉而富貴，入所以與圖身，出所以與圖國，及左右偪邇，皆同於君之心者也。偪邇，猶近也。魯國化而爲一心，曾無與二。其何暇有三？夫偪邇於君之側者，距本朝之勢，言近臣離距一國之勢，有勢者，謂之有勢者。國之所以治也。治，當作治。左右讒諛，相與塞善，行之所以衰也；士者持祿，游者養交，身之所以危也。詩曰：『凡瓦礫，薪之櫃之。』濟濟辟王，左右趨之。」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。故外知事之情，內得心之誠，是以不迷也。」

晏子聘於魯，魯昭公問曰：「夫夫也，儼然辱臨敝邑，竊甚嘉之，寡人受貺，請問安國衆民如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：傲大暴小，則國危；慢聽厚斂，則民散。事大養小，安國之器也；謹聽節儉，作儉，謹也。衆民之術也。」

晏子使晉，晉平公饗之文室，既靜矣，既，靜也。晏以爲作。平公問焉，曰：「昔吾先君，

得衆若何？

此問齊桓公也。齊字下當有于字。言齊子之先君若何也。

晏子對曰：「君饗寡君，施及使臣，御在君側，恐

懼不知所對。」平公曰：「聞子大夫數矣！今乃得見，願終聞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

聞：君子如美淵澤容之，衆人歸之，如魚有依，極其游泳之樂；若淵澤決竭，其魚

動流，夫往者維爾乎！

齊語曰：其從如兩音多也。

不可復已。」言國緣公又問曰：「請問莊公與今一

半君孰賢？

晏子曰：「兩君之行不同，臣不敢〔不〕知也。」公曰：「王室之正也，

諸侯之專制也，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。」對曰：「先君莊公，不安靜處樂，不

好鐘鼓，好兵作武，士與同飢渴寒暑，君之強，過人之量，過人有一過不能已焉，

不能者人過

是以不免於難。今君大宮室，美臺榭，以辟飢渴寒暑，畏禍敬鬼神，君之善，

足以沒身，不足以及子孫矣。」

晏子使於晉，晉平公問曰：「吾子之君，德行高下如何？」晏子對以小善。公曰：

「否，吾非問小善，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。」晏子蹙然曰：「諸侯之交，紹而相見，辭之有所隱也。君之命質，臣無所隱，嬰之君無稱焉。」平公蹴然而辭，送，再拜而反曰：「殆哉！吾過！誰曰齊君不肖？直稱之士，正在本朝也。」

晏子聘于晉，叔向從之宴，相與語。叔向曰：「齊其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此季世也，齊今夷之末世吾弗知，不知其他齊其爲田氏乎！」但知齊國將爲田氏所有叔向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公

棄其民，而歸於田氏，

齊君不恤其民，心皆歸於田氏

齊舊四量：

斗斛豆，

區區，

鍾鍾，

釜釜，

四升爲豆，

四升之量，其名爲豆

各自其四，以登於釜，

四豆爲區，容六斗六升四

釜十則鍾，

容六斛

田氏二量，

皆登一焉，

田氏以五升爲豆，以齊之五區爲釜，容八斗

鍾乃大矣，

釜十爲鍾，則容八斛

以家量貸，以公量收之，

田氏以其家之量貸與於民，而以其公之量收之，民之粟以食，而

取山木如市，弗加於山，

在山之木往市而賣，如在山之價弗加也

魚鹽蜃蛤，弗加於海，

海之產物往賣於民，亦如在海之價弗加

民三其

力，

民力所得財，以一入於公，於公室

而衣食其一，

民之所得於衣食者，但一分耳

公積朽蠹，

齊之倉庫積穀，以多朽蠹，用而

而

老少凍餒，國都之市，屢賤而踊貴。踊，利足之履也。市中舊多受刑之人，故踊貴以見者多。受刑之人，民人痛疾，或煥咻之。

煥咻，其痛而念之也。昔者殷人誅殺不當，戮民無時，文王戀惠殷衆，收恤無主，是以天下歸

之，無私與維德之授。今公室靡暴，而田氏慈惠，其愛之如父母，而歸之如流水；

田氏，田氏也。田氏之於下，無獲民，不得民心，將焉避？箕伯直柄，虞遂伯戲，四人皆齊之先。其相胡公

太姬已在齊矣。胡公，四人之後。田始封之君也。太姬，周女，胡公之妻也。齊將亡，而田氏將代，有齊國資，四人名俱助胡公，太姬神靈已在齊矣。叔向曰：「雖吾公室，

亦季世也。言其衰微之公室，今亦衰微也。戎馬不駕，卿無軍行，卿，諸侯所尊之重官，言其不能征討。公乘無人，公乘，諸侯之卿，言其非無其人，也不得。卒列無長，百人爲卒，非無長，也不足爲長也。庶民罷弊，而公室滋侈，道殣相望，殣，死者也。而女

富溢尤。樂姜之家，其富尤甚。民間公命，如逃寇仇；樂卻胥原，狐續慶伯，降在卓隸；八姓皆魯大夫，今皆降爲庶役。

政在家門，政，令也。大夫之家。民無所依；君日不悛，言君日復一日，不加後改。以樂怛憂，言樂氏憂，以食逐樂，言其樂易憂。公室之

卑，其何日之有！讒鼎之銘曰：「昧旦丕顯，後世猶怠。」其德往而之君，猶有懈怠。

疾，讒之患。昧旦，爲銘。

於政事者况日不悛，現今晉君日不悛改其能久乎！晏子曰：「然則子將若何？」叔向曰：「人

事畢矣，待天而已矣！晉之公族盡矣！」言晉公族亡絕殆盡肸叔向字肸氏名肸聞之，公室將卑，其宗族

枝葉先落，則公從之。肸之宗十一族，維羊舌氏在而已。肸又無子，公室無度，公室

雖移無有法度幸而得死，得善終已幸矣豈其獲祀？」未必有子孫得承其祭祀者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齊國之德衰矣，今子何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：事明君者，竭

心力以沒其身，行不逮則退，不以誣持祿。事情君者，游優其身以沒其世，力不

能則去，不以諛持危。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，進不失忠，退不失行，不苟合以隱

忠，可謂不失忠；不持利以傷廉，可謂不失行。」叔向曰：「善哉！詩有之曰：『進

退維谷。』也各窮其此之謂乎！」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正士之義，邪人之行，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正士處勢臨衆，不

阿私，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；通則事上，使卹其下；窮則教下，使順其上；事君盡禮行忠，不正正當作爵祿，不用則去而不義；其交友也，論身義行，義當作不爲苟戚，不同則疏而不併，併當作不毀進於君，不以刻民尊於國，故用於上則民安，行於下則君尊，故得衆君不疑其身，用於君不悖於行，是以進不喪亡，退不危身，此正士之行也。邪人則不然，用於上則虐民，行於下則逆上；事君苟進不道忠，交友苟合不道行，持諛巧以正祿，比姦邪以厚養，矜爵祿以臨人，夸禮貌以華世，不任於上則輕議，不篤於友則好誹，故用於上則民憂，行於下則君危，是以其事君近於罪，其交友近於患，其得上辟於辱，其爲生僨於刑，故用於上則誅，行於下則弑，是故交通則辱，生患則危，此邪人之行也。」

叔向問於晏子曰：「事君之倫，徒處之義奚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事君之倫，知慮

足以安國，譽厚足以導民，和柔足以懷衆，不廉上以爲名，不倍民以爲行，上也。潔于治已，不飾過以求先，不諛諛以求進，不阿以私，不誣所能，次也。盡力守職，不怠奉官，從上不敢惰，畏上故不苟，忌罪故不辟，下也。三者事君之倫也。及夫大賢，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，隨時宜著也。有所謂君子者，能不足以補上，退處不順上，治唐補同園，考補同非補同廢，共恤上令，弟長鄉里，不夸言，不愧行，君子也。不以爲本，不以民爲憂，內不恤其家，外不顧其身，游夸言愧行，自勤于飢寒，不及醜也儕，命之曰狂僻之民。明上之所禁也，進也不能及上，退也不能徒處，作窮于富利之門，畢志于猷敵之業，窮通行無常處之慮，佚于心，利通不能，窮業不成，命之曰處封之民。明上之所誅也。有智不足以補君，有能不足以勞民，俞身徒處，謂之傲上。苟進不擇所道，苟知不知所惡，謂之亂賊。身無以與君，能無以

勞民，飾徒處之義，揚輕上之名，謂之亂國。明君在上，三者不免罪。」叔向曰：「賢不肖信夫！吾每有問，而未嘗自得也。」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世亂不遵道，上辟不用義，正行則民遺，曲行則道廢，正行而遺民乎？與持民而遺道乎？此二者之於行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卑而不失尊，曲而不失正者，以民爲本也。苟持民矣，安有遺道？苟遺民矣，安有正行？」叔向問晏子曰：「意孰爲高？行孰爲厚？」對曰：「意莫高於愛民，行莫厚於樂民。」又問曰：「意孰爲下？行孰爲賤？」對曰：「意莫下於刻民，行莫賤於害身也。」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嗇者愛之於行何如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嗇者，君子之道，吝愛者，小人之行也。」叔向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晏子曰：「稱財多寡而節用之，富無金藏，貧不假貸，謂之嗇。積多不能分人，而厚自養，謂之吝。不能分人，又不能自養，謂

且天之與地，而上下有衰矣；明王始立，而君國爲治矣；政教錯，而民行有倫矣。今以不事上爲道，反天地之衰矣；以不顧家爲行，背先聖之道矣；以枯槁爲名，則世塞政教之途矣。有明上，可以爲下，遭亂世，不可以治亂，說若道，謂之惑；行若道，謂之狂。惑者狂者，木石之樸也。木影而道義未戴焉。」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何若則可謂榮矣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事親孝，無悔往行；事君忠，無悔往詞；和於兄弟，信於朋友，不諂過，不責得，言不相坐，行不相反；在上治民，足以尊君；在下莅修，足以變人；身無所咎，行無所創，可謂榮矣。」

叔向問晏子曰：「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』不庶幾，不要幸，作謀先其難乎，而後幸得之，時其所也；失之，非其罪也，可謂保其身矣。」

曾子問晏子曰，「古者嘗有上不諫上，下不顧民，退處山谷，以成行義者也？」晏子對曰，「察其身無能也，而託乎不欲諫上，謂之誕意也。上悖亂，德義不行，而邪僻朋黨，賢人不用，士亦不易其行，而從邪以求進，故有隱有不隱。其行法，士也，乃夫議上，則不取也。夫上不諫上，下不顧民，退處山谷，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。」

梁丘據問晏子曰，「子事三君，君不同心，而子俱順焉，仁人固多心乎？」晏子對曰，「嬰聞之：順愛不懈，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，不可以使一人一心。可以事百君，三心當作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」——仲尼聞之曰，「小子識之！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。」

柏常騫去周之齊，見晏子曰，「騫，周室之賤史也，不量其不肖，願事君子，敢問

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，隱道危行則不忍，道亦無滅，身亦無廢者，何若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善哉！問事君乎？嬰聞之：執二法，法當作情，情當作義，不義之說褫，則不取也；輕進苟合，則不信也；直易無諱，則速傷也；新始好利，則無敵也。且嬰聞養世之君子，從重不爲進，從輕不爲退，省行而不伐，讓利而不夸，陳物而勿專，見衆而勿強，道不滅，身不廢矣。」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五

支偉成編

內篇雜上第五

晏子臣於莊公，公不說，飲酒，令召晏子。晏子至，入門，公令樂人奏歌，曰：「已哉！已哉！寡人不能說也，爾來何爲？」晏子入坐，樂人三奏，然後知其謂已也，遂起，北面坐地。公曰：「夫子從席，曷爲坐地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訟夫坐地，今嬰將與君訟，敢毋地乎！嬰聞之：衆而無義，強而無禮，好勇而惡賢者，禍必及其身。若公者之謂也。且嬰言不用，願請身去。」遂趨而歸，管籥其家者納之，公財在外者斥之。市曰：「君子有力於民，則進爵祿，不辭富貴；無力於民而旅食，不惡貧賤。」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，居數年，果有崔杼之難。

晏子爲莊公臣，言大用，每朝，賜爵益邑。俄而不用，每朝，致邑與爵。爵邑盡，退朝而乘，噴然而嘆，終而笑。其僕曰：「何歎笑相從數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吾歎也，哀吾君不免於難；吾笑也，喜吾自得也。吾亦無死矣！」崔杼果弑莊公。晏子立崔杼之門，從者曰：「死乎？」晏子曰：「獨吾君也乎哉？吾死也！」言君是衆人之君，其何爲死？曰：「行乎？」曰：「獨吾罪也乎哉？吾亡也！」言臣死非已之罪，其何爲而出奔？曰：「歸乎？」曰：「吾君死安歸？」言君死，臣安可以歸？曰：「君民者，豈以陵民？社稷是主。」爲民之君者，豈從居民之上，所以主社稷也？臣君者，豈爲其口實？社稷是養。」爲君之臣者，豈從爲民之計，所以奉社稷也？故君爲社稷死，則死之；爲社稷亡，則亡之。若君爲己死，而爲己亡，非其私暱，孰能任之？」若君爲己私而死亡，苟非平日盛業之人，誰任其禍？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，而焉得亡之？將庸何歸？」此言衆人有君而弑之，吾何爲而歸之？死又何爲？苟爲之亡也，君死矣，又安可歸也？門啓而入，晏子啟門，西晏子入。崔子曰：「子何不死？」子何不死？」晏子曰：「禍始，吾不在也；禍終，吾不知也；吾何爲死？且吾

聞之以亡爲行者，不足以存君；以死爲義者，不足以立功。嬰豈其婢子也哉！其緣而從之也！」遂袒免，坐枕君尸而哭，興，三踊而出。人謂崔子必殺之。崔子曰：「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」

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，杼與慶封相之，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，令無得不盟者。爲壇三仞，坎其下，以甲子列環其內外，盟者皆脫劍而入。維晏子不肯，崔杼許之。有敢不盟者，戟拘其頸，劍承其心。令自盟曰：「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，受其不祥，言不疾，指不至血者死。」所殺七人。次及晏子。晏子奉楮血，仰天歎曰：「嗚呼！崔子爲無道，而弑其君，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，受此不祥！」俛而飲酒。崔杼謂晏子曰：「子變子言，則齊國與子共之；子不變子言，戟既，劍既在心，維子圖之也！」晏子曰：「劫吾以刃，而失其志，非勇也；回吾以

利而倍其君，非義也；崔子子獨不爲乎！夫詩乎！詩云：「莫莫葛藟，施於條枚，憺憺君子，求福不回。」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？曲刃鉤之，眞兵推之，嬰不革也矣！崔杼將殺之，或曰：「不可。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，今其臣有道之士也，又從而殺之，不可以爲教矣。」崔子遂舍之。晏子曰：「若大夫爲大不仁，而爲小仁，謂其舍己焉有中乎？」趨出，授綏而乘。其僕將馳，晏子撫其手曰：「徐之！疾不必生，徐不必死。鹿生於野，命懸於廚，嬰有繫矣！」按之成節之行車而去。——詩云：「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」晏子之謂也。

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，毀聞於國，景公不悅，召而免之。晏子謝曰：「嬰知之過矣，請復治阿，三年而譽必聞於國。」景公不忍，復使治阿。三年而譽聞於國，景公悅，召而賞之。景公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昔者嬰之治阿也，築蹊徑，急門閭，

之政，而淫民惡之；舉儉力孝弟，罰儉而苟且，而情民惡之；決獄不避，貴強惡之；左右所求，法則予，非法則否，而左右惡之；事貴人體不過禮，而貴人惡之。是以三邪毀乎外，二讒毀於內，三年而毀聞乎君也。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，而緩門閭之政，而淫民悅；不舉儉力孝弟，不罰儉而情民悅，決獄阿貴強，而貴強悅；左右所求言諾，而左右悅；事貴人體過禮，而貴人悅。是以三邪譽乎外，二讒譽乎內，三年而譽聞於君也。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，今所以當賞者宜誅，是以不敢受。『景公知晏子賢，乃任以國政，三年而齊大興。』

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，晏子稱曰：『衣莫若新，人莫若故。』公曰：『衣之新也，信善矣；人之故，相知情。』（言係相知之情，人係求舊之意）晏子歸，負載其所載，使人辭於公曰：『嬰故老耄無能也，請毋服壯者之事。』公自治國，身弱於高國，百姓大亂，公恐，復

召晏子。諸侯忌其威，而高國服其政。田疇墾闢，蠶桑象牧之處不足，絲蠶於燕，牧馬於魯。其貢入朝——墨子聞之曰：「晏子知道，景公知窮矣。」

景公之時饑，晏子請爲民發粟，公不許，當爲路寢之台。晏子令吏重其賃，寢其遠其兆，徐其日，而不趨。三年台成而民振，故上悅乎游，民足乎食。——君子曰：

「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，若使不可得，則依物而偶於政。」依國固也，晏子欲發粟與民，而寄發粟之政也。

晏子固樂合而寄發粟之政也。

景公登東門防，防，民民單服。單牛象馬服，本不用，今民單服，故下云牛馬服也。然後上，公曰：「此大傷牛馬蹄矣，

夫何不下六尺哉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，而管仲賢相也，夫以

賢相佐明君，而東門防全也，古者不爲，當作殆有爲也。蚤歲溜水至，入廣門，卽

下六尺耳。需者防下六尺，則無齊矣。齊國也。夫古之重變古也，故常也。此之謂也。」

景公游於壽宮，睹長年負薪者，面有飢色。公悲之，喟然歎曰：「令吏養之！」晏子曰：「臣聞之：樂賢而哀不肖，守國之本也。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，治國之本也。」公笑，有喜色。晏子曰：「聖王見賢以樂賢，見不肖以哀不肖。今請求老弱之不養，鰥寡之無室者，論而共秩焉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老弱有養，鰥寡有室。景公探雀穀，晏子生須臾頃刻穀弱，反之。晏子聞之，不待時而入見景公，公汗出陽然。晏子曰：「君何爲者也？」公曰：「吾探雀穀，穀弱，故反之。」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：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！」公曰：「寡人探雀穀，穀弱，故反之，其當聖王之道者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探雀穀，穀弱，反之，是長幼也。吾君仁愛，曾禽獸之加焉，曾加於禽獸而况於人乎？此聖王之道也。」

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，公曰：「是無歸矣！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存，何爲無歸？使

吏養之，可立以聞。」

景公正晝，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。

御婦人百為婦御也

刖跪

刖是也古時使刖是者守門

擊其馬而反

之，曰：「爾非吾君也。」

公慚而不朝。晏子睹裔款而問曰：

「君何故不朝？」對

曰：

「昔者君正晝，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，刖跪擊其馬而反之，曰：爾非

吾君也，公慚而反，不果出，是以不朝。」晏子入見，景公曰：「昔者寡人有罪，被

髮乘六馬以出正閭，刖跪擊而反之，曰：爾非吾君也。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，得

率百姓以守宗廟，今見戮於刖跪，以辱社稷，吾猶可齊也。

齊也於諸侯乎？」晏子對

曰：「君勿惡焉！臣聞：下無直辭，上有隱君，民多諱言，君有驕行。古者明君在上，

下多直辭；君上好善，民無諱言。今君有失行，刖跪直辭禁之，是君之福也。故臣

來慶，請賞之，以明君之好善；禮之，以明君之受諫。」公笑曰：「可乎？」晏子曰：

「可。」於是，令別跪倍資無征，時朝無事也。

景公飲酒，夜移於晏子，前驅款門，曰：「君至。」晏子被元端，衣立於門，曰：「諸侯得微有故乎？國家得微有事乎？君何爲非時而夜辱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夫子樂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夫布薦席，陳簠簋者，有人；臣不敢與焉。」公曰：「移於司馬穰苴之家。」前驅款門，曰：「君至。」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，曰：「諸侯得微有兵乎？大臣得微有叛者乎？君何爲非時而夜辱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將軍樂之。」穰苴對曰：「夫布薦席，陳簠簋者，有人；臣不敢與焉。」公曰：「移於梁丘據之家。」前驅款門，曰：「君至。」梁丘據左操瑟，右挈竽，行歌而出，公曰：「樂哉！今夕吾飲也。」徵此二子者，何以治吾國？徵此一臣者，何以樂吾身？」——君子曰：「聖賢之君，皆有益友，無偷樂之臣。景公弗

能及，故兩用之，僅得不亡。」

晏子侍於景公朝寒，公曰：「請進暖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嬰非君奉饒之臣也，敢辭。」公曰：「請進服裘。」對曰：「嬰非君茵席之臣也，敢辭。」公曰：「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？」對曰：「嬰社稷之臣也。」公曰：「何謂社稷之臣？」對曰：「夫社稷之臣，能立社稷，別上下之義，使當其理，制百官之序，使得其宜，作爲詞令，可分布於四方。」自是之後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。

晏子飲景公酒，令器必新。家老曰：「財不足，請斂於氓。」晏子曰：「止。夫樂者，上下同之。故天子與天下，諸侯與境內，大夫以下各與其僚，無有獨樂。今上樂其樂，下傷其費，是獨樂者也，不可。」

晏子飲景公酒，日暮，公呼具火。晏子辭曰：「詩云：側弁之俄，言失德也。屢舞僇

僂，言失容也。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，既醉而出，並受其福，賓主之禮也。醉而不出，是謂伐德，賓之罪也。嬰已卜其日，未卜其夜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舉酒祭之，再拜而出。曰：「豈過我哉？我託國於晏子也。」當作我託國於晏公，自善託國之得人也。以其家貨養寡人，不欲其淫侈也，而况與寡人謀國乎！

晉平公欲伐齊，使范昭往觀焉。景公觴之，飲酒酣，范昭曰：「請君之棄樽。」公曰：「酌寡人之樽，進之於客。」范昭已飲，晏子曰：「徹樽更之。」樽罍具矣，范昭佯醉，不說而起舞，謂大師曰：「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？」吾爲子舞之。」大師曰：「冥冥冥臣不習。」范昭趨而出。景公謂晏子曰：「晉，大國也，使人來，將觀吾政，今子怒大國之使者，將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夫范昭之爲人也，非陋而不知禮也，且欲試吾君，臣故絕之也。」景公謂大師曰：「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

樂乎？太師對曰：「夫成周之樂，天子之樂也；調之，必人主舞之。今范昭人臣，欲舞天子之樂，臣故不爲也。」范昭歸以報平公曰：「齊未可伐也。臣欲試其君，而晏子識之；臣欲犯其禮，而太師知之。」——仲尼聞之曰：「夫不出尊俎之間，而知千里之外，其晏子之謂也。可謂折衝矣！而太師其與焉。」

景公伐魯，博許得東門無澤，公問焉。魯之年穀如何？對曰：「陰水決，陽冰厚五寸。」不知以告晏子。晏子對曰：「君子也！問年穀，而對以冰，禮也。陰水決，陽冰厚五寸者，寒溫節，節則刑政平，平則上下和，和則年穀熟。年充衆和，而伐之，臣恐罷民敝兵，不成君之意。請禮魯，以息吾怨，遣其執，以明吾德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不伐魯。

景公予魯君地，山陰數百社。壽山之陰，二百五家爲一社。使晏子致之。魯使子叔昭伯受地，不盡

受也。晏子曰：「寡君獻地，忠廉也，曷爲不盡受？」子叔昭伯曰：「臣受命於君，曰：諸侯相見，交讓，爭處其卑，禮之文也。交委多，爭受少，行之實也。禮成文於前，行成章於後，交之所以長久也。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吾是以不盡受也。」晏子歸報公，公喜笑曰：「魯君猶若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臣聞：大國貪於名，小國貪於實，此諸侯之通患也。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，辭實而不貪乎多，行廉不爲苟得，道義不爲苟合，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其交，君之道義，殊於世俗，國免於公患。」公曰：「寡人悅魯君，故予之地，今行果若此，吾將使人賀之。」晏子曰：「不，君以驩予之地，而賀其辭，則交不親，而地不爲德矣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重魯之幣，毋比諸侯，厚其禮，毋比賓客。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。

景公遊於紀，紀本齊國，爲齊所滅。得金壺，乃發視之，中有丹書曰：「食魚無反，勿乘鰲馬。」公

曰：「善哉！知若言，食魚無反，則惡其鰲也；鰲，魚也。勿乘鰲馬，惡其取道不遠也。」晏

子對曰：「不然，食魚無反，毋盡民力乎？勿乘鰲馬，則無置不肖於側乎？」公曰：

「紀有書，何以亡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有以亡也。要聞之：君子有道，慙之閭。紀有此

言，註之壺，不亡何待乎！」

魯昭公棄國走齊，景公問焉，曰：「君何年之少，而棄國之早？奚道至於此乎？」昭

公對曰：「吾少之時，人多愛我者，吾體不能親；人多諫我者，吾志不能用；好則

當作是內無拂而外無輔，輔拂無一人，詔諛我者甚衆，譬之猶秋蓬也，孤其根而

美技葉，秋風一至，根且拔矣。」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：「使是人反其國，豈

不爲古之賢君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不然，夫愚者多悔，不肖者自賢，溺者不問墜，

迷者不問路，溺而後問墜，迷而後問路，饕之猶臨難而遽鑄兵，噎而遽掘井，雖速亦無及已。」

晏子使魯，仲尼命門弟子往觀，子貢反報曰：「孰謂晏子習於禮乎？夫禮曰：登階不歷，堂上不趨，授玉不跪。今晏子皆反此，孰謂晏子習於禮者？」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，退見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夫禮，登階不歷，堂上不趨，授玉不跪，夫子反此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嬰聞兩楹之間，君臣有位焉，君行其一，臣行其二，君之來速，是以登階歷，堂上趨，以及位也。君授玉卑，故跪以下之。且吾聞之：大者不踰閑，小者出入可也。」晏子出，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，不計之義，維晏子爲能行之。晏子之魯，朝食進饌，膳有豚焉。晏子曰：「去其二肩。」畫者進膳，則豚肩不具。侍者曰：「膳豚肩亡。」晏子曰：「釋之矣。」侍者曰：「我能得其人。」晏子曰：「止。吾

聞之量功而不量力，則民盡藏餘；不分則民盜。子教我所以改之，無教我求其人也。」

曾子將行，晏子送之曰：「君子，曾人以軒，不若以言。吾請以言乎？以軒乎？」曾

子曰：「請以言。」晏子曰：「今夫車輪，山之直木也，良匠^{以火}燋之，以火其圓中規，

雖有槁暴，不復贏矣。直也故君子慎隱燋，和氏之璧，井里之困也，困也良工修

之，則爲存國之寶。故君子慎所修。今夫蘭木三年而成，澁之苦酒，則君子不近，

庶人不佩。澁之糜醢，澁酒作而賈^同匹馬矣。非蘭木美也，所澁然也。願子之必求

所澁，嬰聞之：君子居必擇鄰，游必就士，擇居所以求士，求士所以避患也。嬰聞

汨常移質，習俗移性，不可不慎也。」

晏子之晉，至中牟，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，以爲君子人也，使人問焉，曰：

「子何爲者也？」對曰：「我越石父者也。」晏子曰：「何爲至此？」曰：「吾爲人臣僕，於中牟見使將歸。」晏子曰：「何爲爲僕？」對曰：「不免凍餒之切，吾身是以爲僕也。」晏子曰：「爲僕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三年矣。」晏子曰：「可得贖乎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遂解左驂以贖之。作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。至舍，不辭而入。越石父怒而請絕。晏子使人應之曰：「吾未嘗得交夫子也，子爲僕三年，吾乃今日睹而贖之，吾於子尙未可乎？子何絕我之暴也？」越石父對之曰：「臣聞之：士者諱乎不知己，而伸乎知己。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，言不因有功於人而輕視其人不爲彼功詘身之理。不因受人之恩而自貶其身吾三年爲人臣僕，而莫吾知也；今子贖我，吾以子爲知我矣。嚮者子乘，不我辭也；吾以子爲忘；原諒可今又不辭而入，是與臣我者同矣。我猶且爲人臣，言仍是作僕與未贖無異請鬻於世。」言不知實語世不在此晏子出見之曰：「嚮者見客之容，而今也見

客之意，嬰聞之，省行者不引其過，察實者不譏其辭。嬰可以辭而無棄乎？嬰誠革之。」乃令藁漉改席尊醢而禮之。越石父曰：「吾聞之，至恭不修途，尊禮不受損。夫子禮之，僕不當也。」晏子遂以爲上客。——君子曰：「俗人之有功則德，德也德則驕。晏子有功，免人於危，而反誚下之，其去俗亦遠矣。此全功之道也。」

晏子爲齊相，出其御之妻，從門間而闕。其夫爲相御，擁大蓋，策駟馬，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也。旣而歸，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。妻曰：「晏子長不滿六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妾觀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，乃爲人僕御，然子之意，自以爲足。妾是以求去也。」其後，夫自抑損。晏子怪而問之，御以實對。晏子薦以爲大夫。

燕之游士，有涓子午者，南見晏子於齊，言有文章，術有條理，巨可以補國，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。睹晏子，恐懼而不能言。晏子假之以悲色，開之以禮顏，然後能盡其復也。客退，晏子直席而坐，廢朝移時。在側者曰：「嚮者燕客侍，夫子胡爲憂也？」晏子曰：「燕，萬乘之國也；齊，千里之塗也；涓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，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，則是千萬人之上也，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，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？吾所以不得睹者，豈不多矣！然吾失此，何之有也？」

宋二語
李詳

齊有北郭騷者，結果罔，捆蒲葦，織屨以養其母，猶不足，踵門見晏子曰：「竊說先生之義，願乞所以養母者。」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，辭金受粟。有間，晏子見疑于景公，出奔，過北郭騷之門而辭。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：「夫子

將焉適？晏子曰：「見疑于齊君，將出奔。」北郭騷曰：「夫子勉之矣！」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：「嬰之亡，豈不宜哉？亦不知士甚矣！」晏子行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：「吾說晏子之義，而當乞所以養母者焉。吾聞之：養其親者，身伉其難。今晏子見疑，吾將以身死之。」著白衣冠，令其友操劍，奉而從，造于君庭。求復者曰：「晏子，天下之賢者也；今去齊國，齊必侵矣。方見國之必侵，不若死，請以頭託白晏子也。」因謂其友曰：「盛吾頭笥中，奉以託。」退而自刎。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：「此北郭子，爲國故死。吾將爲北郭子死。」又退而自刎。景公聞之大駭，乘驛而自追晏子，及之國郊，請而反之。晏子不得已而反。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，太息而嘆曰：「嬰之亡，豈不宜哉？亦愈不知士甚矣！」

景公謂晏子曰：「吾聞高糾與夫子游，寡人請見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之爲

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；爲祿仕者，不能正其君。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，未嘗干嬰之行，特祿之臣也，何足以補君乎？」

高糾事晏子而見逐，高糾曰：「臣事夫子三年，無得而卒見逐，其說何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嬰之家俗有三，而子無一焉。」糾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嬰家俗，閒處從容，不談議則疏；出不相揚美，入不相削，行則不與通，國事無論；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；此三者，嬰之家俗。今子是無一焉，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，是以辭。」

晏子居晏桓子之喪，纍衰斬菑，經帶杖菅，屢食粥，居倚廬，寢苦枕草。其家老曰：「非大夫喪父之禮也。」晏子曰：「唯卿爲大夫。」此食辭也，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土服耳。曾子以聞孔子，孔子曰：「晏子可謂能遠害矣，不以己之是，馳人之非，遙辭以避咎，義也夫！」

晏子春秋卷六

加標點
附註釋

內篇雜下第六

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，男女皆國人盡服之。公使吏禁之，曰：「女子而男子飾者，裂其衣，斷其帶。」裂衣斷帶，相望而不止。晏子見，公問曰：「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，裂斷其衣帶，相望而不止者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使服之於內，而禁之於外，猶懸牛首於門，於外而賣馬肉於內也。於內公何不使內勿服，則外莫敢爲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使內勿服。踰月，而國莫之服。

齊人甚好轂擊，相犯以爲樂，禁之不止。晏子患之，乃爲新車良馬，出與人相犯也，曰：「轂擊者不祥，臣其祭祀不順，居處不敬乎？」下車而棄去之。然後國人

乃不爲。故曰：禁之以制，而身不先行，民不能止，故化其心，莫若教也。

景公畋於梧丘，夜猶早，公姑坐睡而膏有五丈夫北面韋廬，稱無罪焉。公覺，召晏子而告其所膏。公曰：「我其當殺不辜，誅無罪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昔者先君靈公畋，五丈夫罟而駭獸，故殺之，斷其頭而葬之。命曰：『五丈夫之丘。』此其地耶？」公令人掘而求之，則五頭同穴而存焉。公曰：「嘻！令吏葬之。」國人不知其膏也，曰：「君憫白骨，而况於生者乎？不遺餘力矣！不釋餘知矣！」故曰：君子之爲善易矣。

景公爲路寢之臺，成而不踊焉。柏常騫曰：「君爲臺甚急，臺成，君何爲而不踊焉？」公曰：「然，有梟昔仁者，鳴聲無不爲也，吾惡之甚，是以不踊焉。」柏常騫曰：「臣請禳而去。」公曰：「何具？」對曰：「築新室，爲置白茅。」公使爲室成。

置白茅焉。柏常騫夜用事，明日問公曰：「今昔聞鸚鵡聲呼？」公曰：「一鳴而不復聞。」使人往視之，鸚當陞布翼伏地而死。公曰：「子之道若此其明，亦能益寡人之壽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」公曰：「能益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天子九，諸侯七，大夫五。」公曰：「子亦有徵兆之見乎？」對曰：「得壽，地且動。」公喜，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。柏常騫出，遭晏子於塗，拜馬前。騫辭曰：「爲君禳鸚而殺之，君謂騫曰：子之道若此其明也，亦能益寡人壽乎？騫曰：能。今且大祭，爲君請壽，故將往以聞。」晏子曰：「嘻！亦善，能爲君請壽也。雖然，吾聞之：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，爲可以益壽。今徒祭，可以益壽乎？然則福兆有見乎？」對曰：「得壽，地將動。」晏子曰：「騫昔吾見維星絕，樞星散，地其動，汝以是乎？」柏常騫俯有間，仰而對曰：「然。」晏子曰：「爲之無益，不爲無損也。汝薄斂毋費民，且〔無〕令君知之。」

景公新成柏寢之臺，使師開鼓琴。師開左撫宮，右彈商，曰：「室夕。」夕有西義，周禮凡行人之儀，不朝不夕，既注不正，故國之西方以尊周也。

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

師開對曰：「東方之聲薄，西方之聲揚。」

公召大匠，曰：「室何爲夕？」大匠曰：「立室以宮矩爲之。」於是召司空，曰：「立

宮何爲夕？」司空曰：「立宮以城矩爲之。」明日，晏子朝，公曰：「先君太公

以營邱之封，立城曷爲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古之立國者，南望南斗，北戴樞星，安

有朝夕哉？」即不東不西也。然而以今之夕者，周之建國，國之西方，在齊國之西。以尊周也。」公蹴

然曰：「古之臣乎！」

景公病水，臥十數日，夜夢與二日鬪，不勝。晏子朝，公曰：「夕者夢與二日鬪，而寡人不勝，我其死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請召占夢者。」出於闔，使人以車召占夢者至，曰：「曷爲見召？」晏子曰：「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鬪，不勝，公曰：寡人死乎？」

故請君占夢，是所爲也。」占夢者曰：「請反具書。」晏子曰：「毋反書。」不必公
所病者，陰也；日者，陽也；一陰不勝二陽，故病將已。以是對。占夢者入，公曰：「寡
人夢與二日鬪，而不勝，寡人死乎？」占夢者對曰：「公之所病者，陰也；日者，陽
也，一陰不勝二陽，公病將已。」居三日，公病大愈，公且賜占夢者。占夢者曰：「此
非臣之力，晏子教臣也。」公召晏子，且賜之。晏子曰：「占夢者以占之言對，故
有益也，使臣言之，則不信矣。此占夢之力也，臣無功焉。」公兩賜之，曰：「以晏
子不奪人之功，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。」

景公病疽在背，高子國子請。公曰：「職當撫瘍。」高子進而撫瘍。公曰：「熱乎？」曰：「
熱。」熱何如？曰：「如火。」其色何如？曰：「如未熟李。」大小如何？曰：「如豆。」
墮者何如？曰：「如屨辨。」墮下陷者也。辨，皮中裂縫也。子者出，晏子請見。公曰：「寡人有病，不

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，夫子其辱視寡人乎？」晏子入，呼宰人具盥，御者具巾，刷，手溫之，發席傳薦，跪請撫瘍。公曰：「其熱如何？」曰：「如日。」「其色何如？」曰：「如蒼玉。」「大小何如？」曰：「如璧。」「其墮者何如？」曰：「如珪。」晏子出，公曰：「吾不見君子，不知野人之拙也。」

晏子使吳，吳王謂行人曰：「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，習於禮者也，命儼者曰：客見則稱天子請見。」明日，晏子有事，行人曰：「天子請見。」晏子蹴然，行人又曰：「天子請見。」晏子蹴然。又曰：「天子請見。」晏子蹴然者三，曰：「臣受命敝邑之君，將使於吳王之所，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，敢問吳王惡乎存？」然後吳王曰：「夫差請見。」見之以諸侯之禮。

晏子使楚，以晏子短，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，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「使狗

國者從狗門入，今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入。」僕者更道，從大門入，見楚王，王曰：「齊無人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臨淄三百閭，張袂成陰，揮汗成雨，比肩繼踵而在，何爲無人？」王曰：「然則子何爲使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命使，各有所主，其賢者使使賢王，不肖者使使不肖王，嬰最不肖，故直使楚矣。」

晏子將至楚，楚聞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晏嬰，齊之習辭者也，今方來，吾欲辱之，何以也？」左右對曰：「爲其來也，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，王曰何爲者也？對曰：齊人也，王曰何坐？曰坐盜。」晏子至楚，王賜晏子酒，酒酣，吏二縛一人詣王，王曰：「縛者曷爲者也？」對曰：「齊人也，坐盜。」王視晏子曰：「齊人固善盜乎？」晏子避席對曰：「嬰聞之：橘生淮南則爲橘，生於淮北則爲枳，葉徒相似，其實味不同，所以然者何？水土異也。今民生長於齊，不盜入楚，則盜，得無楚之水土使民

善強耶？」王笑曰：「聖人非所與嬉也，寡人反取病焉。」

景公使晏子於楚，楚王進橘置削，晏子不削而並食之。楚王曰：「當去削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之：賜人主前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柚不削。今者萬乘無教令，臣故不敢削，不然，臣非不知也。」

景公飲酒，田桓子侍，望見晏子，而復於公曰：「請浮晏子。」公曰：「何故也？」無

字對曰：「晏子衣緇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棧軫竹木之車曰軾之車，而駕騶馬以朝，是

隱君之賜也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坐，酌者奉觴進之曰：「君命浮子。」晏子曰：

「何故也？」田桓子曰：「君賜之卿位，以尊其身；寵之百萬，以富其家；羣臣之爵，

莫尊於子；祿莫重於子。今子衣緇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棧軾之車，而駕騶馬以朝，

是則隱君之賜也。故浮子。」晏子避席曰：「請飲而後辭乎？其辭而後隱乎？」公

曰，「辭然後飲。」晏子曰，「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，嬰非敢爲顯受也，爲行君令也；寵以百萬，以富其家，嬰非敢爲富受也，爲通君賜也。臣聞古之賢臣，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，則過之；臨事守職，不勝其任，則過之。君之內隸，臣之父兄，若有離散在於野鄙，此臣之罪也。君之外隸，臣之所職，若有播亡在於四方，此臣之罪也。兵革之不完，戰車之不修，此臣之罪也。若夫弊車驚馬以朝，意者非臣之罪乎？且臣以君之賜，父之黨，無不乘車者；母之黨，無不足於衣食者；妻之黨，無凍餒者；國之閒士，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；如此者，爲彰君賜乎？爲隱君賜乎？」公曰，「善爲我浮無字也。」

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隱，曰，「子何爲獨立而不憂？何不求四鄰之學士可者而與坐？」晏子曰，「共立似君子，出言而非也。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？」

坐？且君子之難得也，若美山然。名山旣多矣，松柏旣茂矣，望之相相然，盡目力不能厭，而世有所美焉，固欲登相相之上，仡仡然不知厭。小人者，與此異。若部婁山也之未登，善登之無蹊，維有楚棘而已；遠望無見也，俛就則傷。嬰惡能無獨立焉？且人何憂？靜處遠慮，見歲若月，精義之易學問不厭，不知老之將至，安用從酒？田桓子曰：『何謂從酒？』晏子曰：『無客而飲，謂之從酒。今若子者，晝夜守尊，謂之從酒也。』

樂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。田氏鮑氏先知，而遂攻之。高強曰：『先得君，田鮑安往？』遂攻虎門。二家召晏子。晏子無所從也。從者曰：『何爲？』不助田鮑。晏子曰：『何善焉？其助之也！』何爲不助樂高？曰：『庸愈於彼乎？』門閉，公召而入。樂高不勝而出。田桓子欲分其家，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『不可。君不能飭法，而

羣臣專制，亂之本也。今又欲分其家，利其貨，是其制也；子必致之公。且嬰聞之：廉者，政之本也；讓者，德之主也。樂高不讓，以至此禍，可毋慎乎！廉之謂公正，讓之謂柔德。凡有血氣者，皆有爭心。怨利生孽，維義可以爲長存。且分爭者，不勝其禍；辭讓者，不失其福。子必勿取。」桓子曰：「善。」盡致之公，而請老於劇。慶氏亡，分其邑與晏子，擲殿其鄙六十。晏子勿受。子尾曰：「富者，人之所欲也。何獨弗欲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慶氏之邑足欲，故亡。吾邑不足欲也，益之以擲殿，乃足欲；足欲，亡無日矣。在外不得宰吾一邑，不受擲殿，非惡富也，恐失富也。且夫富，如布帛之有幅焉，爲之制度，使無遷也。夫生厚而用利，於是乎正德以幅之，使無黜慢，謂之幅利。利過則爲敗，吾不敢貪多，所謂幅也。」

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棗邑。反市者十一社。晏子辭曰：「吾君好治宮室，民之

力弊矣；又好盤游翫好，以飾女子，民之財竭矣；又好興師，民之死近矣。弊其力，竭其財，近其死，下之疾其上甚矣！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。」公曰：「是則可矣。雖然，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嬰聞爲人臣者，先君後身，安國而度家，宗君而處身，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？」公曰：「然則曷以祿夫子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商漁鹽，關市譴而不征，耕者十取一焉，弛刑罰——若死者刑，若刑者罰，若罰者免——若此三言者，嬰之祿，君之利也。」公曰：「此三言者，寡人無事焉，請以從夫子。」公旣行若三言，使人問大國之君曰：「齊安矣。」使人問小國之君曰：「齊不我加矣。」

晏子相齊，三年，政平民悅。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，以告景公。旦日，割地將封晏子。晏子辭不受，曰：「富而不驕者，未嘗聞之；貧而不恨者，嬰是也。所以

貧而不恨者，以善爲師也。今封易嬰之師，師已輕，封已重矣。請辭。」

晏子方食，景公使使者至，分食食之，使者不飽，晏子亦不飽。使者反，言之。公曰：「嘻！晏子之家，若是之貧也，寡人不知，是寡人之過也。」使吏致千金與市租，請以奉賓客。晏子辭，三致之，終再拜而辭曰：「嬰之家不貧，以君之賜，澤覆三族，延及交游，以振百姓，君之賜也厚矣！嬰之家不貧也。嬰聞之：夫厚取之君而施之臣，是臣代君君民者也；忠臣不爲也。厚取之君而不施之於民，是爲筐篋之藏也；仁人不爲也。進取於君，退得罪於士，身死而財遷於他人，是爲宰藏也；智者不爲也。夫十總總也布之八十總也布之之布，一豆之食，足於中，免矣。」景公謂晏子曰：「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，不辭而受，子辭之，何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嬰聞之：聖人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。意者管仲之失，而嬰之得者耶？」

故再拜而不敢受命。

晏子相齊，衣十升之布，脫粟之食，五卵苔菜而已。左右以告公，公爲之封邑，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。晏子對曰：「昔吾先君太公，受之營丘，爲地五百里，爲世國長。自太公至於公之身，有數十公矣；苟能悅其君以取邑，不至公之身，趣齊搏以求升土，趣音爲，搏音博，皆美齊地。不得容足而寓焉。嬰聞之，臣有德益祿，無德退祿，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？」恐子不肯，仍致謝辭。遂不受。

景公賜晏子邑，晏子辭。田桓子謂晏子曰：「君歡然與子邑，必不受以恨君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，節受於上者，寵長於君；儉居處者，名廣於外。夫長寵廣名，君子之事也。嬰獨庸能已乎？」

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「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塵囂，不可以居，請更諸爽塏者。」晏

子辭曰：「君之先五容焉，臣不足以嗣之，於臣侈矣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，敢煩里旅。」公笑曰：「子近市，識貴賤乎？」對曰：「既竊利之，敢不識乎？」公曰：「何貴何賤？」——是時也，公繁於刑，有竊踊者——故對曰：「踊貴而屨賤。」公慨然改容，公爲是省於刑——君子曰：「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」晏子一言，而齊侯省刑。詩曰：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晏子使晉，景公更其宅，反則成矣。既拜，乃毀之而爲里，室皆如其舊，則使宅人反之。（此語多）「且諺曰：『非宅是卜，維鄰是卜。』」二三子先卜鄰矣，違卜不祥。君子不犯非禮，小人不犯不祥，古之制也。吾敢違諸乎？」卒復其舊宅，公弗許。因陳桓子以請，乃許之。

景公謂晏子曰：「寡人欲朝夕見，爲夫子築室於閭內可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

聞之隱而顯，近而結，隱顯而顯其名，近而結於君維至賢耳。如臣者，飾其容止，以待承令，猶恐罪戾也。今君近之，是遠之也。請辭。」

景公有愛女，請嫁於晏子。公乃往燕晏子之家，飲酒酣，公見其妻曰：「此子之內子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然是也。」公曰：「嘻！亦老且惡矣。寡人有女，少且姣，請以滿夫子之宮。」晏子避席而對曰：「乃此則老且惡，嬰與之居故矣。故及其少且姣也，且人固以壯託乎老，姣託乎惡。彼嘗託而嬰受之矣。君雖有賜，可以使嬰倍其託乎？」再拜而辭。

晏子朝，乘弊車，駕驂馬。景公見之曰：「嘻！夫子之祿寡耶？何乘不任之甚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賴君之賜，得以壽也。保也三族及國游士，皆得生焉。臣得煖衣飽食，弊車驂馬以奉其身，於臣足矣。」晏子出，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，三返不受，公

不悅，趣召晏子。晏子至，公曰：「夫子不受，寡人亦不乘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使臣臨百官之吏，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，以先國之民；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。今輅車乘馬，君乘之上，而臣亦乘之下，民之無義，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，臣無以禁之。」遂讓不受。

晏子相景公，食脫粟之食，炙三弋。三也炙五卵苔菜耳矣。公聞之，往燕焉，睹晏子之食也。公曰：「嘻！夫子之家如此之貧乎！而寡人不知，寡人之罪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以世之不足也，免粟之食飽，士之一乞也；炙三弋，士之二乞也；五卵，士之三乞也。嬰無倍人之行，而有三士之食，君之賜厚矣！嬰之家不貧。」再拜而謝。梁丘據謂晏子曰：「吾至死不及夫子矣！」晏子曰：「嬰聞之：爲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嬰非有異於人也，常爲而不置，常行而不休者，故難及也。」

晏子相景公，老辭邑。公曰：「吾自先君定公至今，用世多矣，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。今夫子獨辭之，是毀國之故，棄寡人也，不可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古之事君者，稱身而食德，厚而受祿，德薄則辭祿。德厚受祿，所以明上也；德薄辭祿，所以潔下也。嬰老薄無能，而厚受祿，是掩上之明，污下之行，不可。」公不許，曰：「昔吾先君桓公，有管仲恤勞齊國，身老，賞之以三歸，以三女歸之，澤及子孫。今夫子亦相寡人，欲爲夫子三歸，澤至子孫，豈不可哉？」對曰：「昔者管仲事桓公，桓公義高諸侯，德備百姓。今嬰事君也，國僅齊於諸侯，怨積乎百姓，嬰之罪多矣！而君欲賞之，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，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？且夫德薄而祿厚，智慤而家富，是彰污而逆教也，不可。」公不許。晏子出，異日朝，得間而入，致車一乘，而後止。

晏子病將死，其妻曰：「夫子無欲言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吾恐死而俗變，謹視爾家，毋變爾俗也。」

晏子病將死，鑿楹納書焉，謂其妻曰：「楹語也，謂楹中之語子壯而視之。」及壯，發書之言曰：「布帛不可窮，窮不可飾；窮布帛之力則飾故不可飾牛馬不可窮，窮不可服；窮牛馬之力則服故不可服士不可窮，窮不可任；窮士之力則任故不可任國不可窮，窮不可竊也。」窮國之力則危故不可竊窮也也其國體則危故不可令人竊何也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七

外篇第七

景公飲酒數日而樂，釋衣冠，自鼓缶，謂左右曰：「仁人亦樂是夫？」梁丘據曰：「仁人之耳目，亦猶人也，夫奚獨不樂此也？」公曰：「趣駕迎晏子。」晏子朝以至，受觴再拜。公曰：「寡人甚樂此樂，欲與夫子共之，請去禮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之言過矣！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，嬰恐君子之不欲也。今齊國五尺之童子，力皆過嬰，又能勝君，然而不敢亂者，畏禮也。上若無禮，無以使其下；下若無禮，無以事其上。夫麋鹿維無禮，故父子同噬；人之所貴於禽獸者，以有禮也。嬰聞之：人君無禮，無以臨其邦；大夫無禮，官吏不恭；父子無禮，其家必凶；兄弟無禮，不

能久同。詩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故禮不可去也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不敏，無良左右，淫盪寡人，以至於此，請殺之。」晏子曰：「左右何罪？君若無禮，則好禮者去，無禮者至。君若好禮，則有禮者至，無禮者去。」公曰：「善！請易衣革冠，更受命。」晏子避走，立乎門外。公令人糞酒改席，召衣冠以迎晏子。晏子入門，三讓升階，用三獻焉。噍酒嘗膳，再拜告饗而出。公下拜，送之門，反命撤酒去樂，曰：「吾以彰晏子之教也。」

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，酒酣，公四望其地，喟然而歎，泣數行下，曰：「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！」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，曰：「吾細人也，猶將難死，而況公乎？棄是國他而死，其孰可爲乎？」晏子獨搏其髀，仰天而大笑，曰：「樂哉！今日之飲也。」公怫然怒，曰：「寡人有哀，子獨大笑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今日見

怯君一，諛臣三人，是以大笑。」公曰：「何謂諛怯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夫古之有死也，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，不肖者得之以伏。若使古之王者毋〔知〕有死，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，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？夫盛之有衰，生之有死，天之分也。物有必至，事有常然，古之道也。曷爲可悲？至老尙哀死者，怯也。左右助哀者，諛也。怯諛聚居，是故笑之。」公慚而更辭曰：「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。寡人聞之，彗星出，其所向之國，君當之。今彗星出而向吾國，我是以悲也。」晏子曰：「君之行義回邪，無德於國。穿池沼，則欲其深以廣也；爲臺榭，則欲其高且大也；賦歛如搢奪，誅戮如仇讐。自是觀之，萌又將出天之變，彗星之出，庸可悲乎！」於是公懼，乃歸，築池沼，廢臺榭，薄賦歛，緩刑罰。三十七日而彗星亡。景公夢見彗星，明日召晏子而問焉：「寡人聞之，有彗星者，必有亡國夜者，寡

人夢見彗星，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居處無節，衣服無度，不聽正諫，興事無已，賦歛無厭，使民如將不勝，萬民慙怨，彗星又將見夢，奚獨彗星乎？」

景公飲酒樂，公曰：「古而無死，其樂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古而無死，則古之樂也，君何得焉？昔爽鳩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後太公因之，古若無死，爽鳩氏之樂，非君所願也。」

景公至自畋，晏子侍於遯臺，梁丘據造焉。公曰：「維據與我和夫！」晏子對曰：「據亦同也，焉得爲和？」公曰：「和與同異乎？」對曰：「異。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鹽梅，以烹魚肉，燀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洩其過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謂否而有

可焉；臣獻其可以去其否；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無爭心。故詩曰：「亦有和羹，既戒且平；奏醴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先王之濟五味，和五聲也；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。聲亦如味：一氣，二體，三類，四物，五聲，六律，七音，八風，九歌，以相成也；清濁，小大，短長，疾徐，哀樂，剛柔，遲速，高下，出入，周流，以相濟也；君子聽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故詩曰：「德音不瑕。」今據不然，君所謂可，據亦曰可；君所謂否，據亦曰否；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一，誰能聽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

齊有彗星，景公使祝史禳之。晏子諫曰：「無益也，祇取誣焉。天道不諂，不貳其命，若之何禳之也？且天之有彗，以除穢也；君無穢德，又何禳焉？若德之穢，禳之何損？」詩云：「維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」君

無違德，方國將至，何患於誓？詩曰：「我無所監，夏后及商，用亂之故，民卒汙亡。」若德之回亂，民將汙亡，^亡祝史之爲，無能補也。」公說止乃。

景公疥遂痼，期而不瘳，諸侯之賓，問疾者多在。梁丘據寄款言於公曰：「吾事鬼神，豐於先君有加矣。今君疾病，爲諸侯憂，是祝史之罪也。諸侯不知，其謂我不敬。君盍誅於祝固，史嚚以辭賓。」公說，告晏子。晏子對曰：「日宋之盟，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，趙武曰：『夫子家事治，言於晉國，竭情無私，其祝史祭祀，陳言不愧；其家事無猜，其祝史不祈。』建以語康王，康王曰：『神人無怨，宜夫子之光。』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。」公曰：「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，故欲誅於祝史。子稱是語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若有德之君，外內不廢，上下無怨，動無違事，其祝史薦信，無愧心矣。是以鬼神用饗，國受其福，祝史與焉。其所以蕃祉老壽者，爲

信君使也；言忠信於鬼神，其適遇淫君，外內頗邪，上下怨疾，動作辟違，從欲厭私，高臺深池，撞鐘舞女，斬刈民力，輸掠其聚，以成其違，不恤後人，暴虐淫縱，肆行非度，無所還忌，不思謗讟，不憚鬼神，神怒民痛，無悛於心，其祝史薦信，是言罪也；其蓋失數美，是矯誣也；進退無辭，則虛以成媚；是以鬼神不饗，其國以禍之，祝史與焉。所以天昏孤疾者，爲暴君使也，其言僭慢於鬼神。」公曰：「然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不可爲也。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；澤之萑蒲，舟鮫守之；藪之薪蒸，虞侯守之；海之鹽蜃，祈望守之；縣鄙之人，入從其政；偪介之關，暴征其私；承嗣大夫，強易其賄；布常無藝，徵歛無度；宮室日更，淫樂不遠；內寵之妾，肆奪於市；外寵之臣，僭令於鄙；私樂養求，不給則應，民人苦病，夫婦皆詛，祝有益也，詛亦有損，聊攝以東，姑尤以西，其爲人也多矣！雖其善祝，豈能勝億兆人之詛？君

若欲誅於祝史，修德而後可。」公悅，使有司寬政，毀關，去禁，薄斂，責已，公疾愈。景公賞賜及後宮，文繡被臺榭，菽粟食鳧雁；出而見殯，之既死謂景子曰：「此何爲而死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此餒而死。」公曰：「嘻！寡人之無德也甚矣！」對曰：「君之德著而彰，何爲無德也？」景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君之德，及後宮與臺榭；君之玩物，衣以文繡；君之鳧雁，食以菽粟；君之營內自樂，延及後宮之族，何爲其無德？顧臣願有請於君：由君之意，自樂之心，推而與百姓同之，則何殯之有？君不推此，而苟營內好私，使貨財偏有所聚，菽粟幣帛腐於困府，惠不徧加於百姓，公心不周乎萬國，則桀紂之所以亡也。夫士民之所以叛，由偏之也。君如察臣嬰之言，推君之盛德，公布之於天下，則湯武可爲也。一殯何足恤哉！」景公登筓室，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，公令吏拘之，顧謂晏子趣誅之，晏子

默然不對，公曰：「雍門之櫛，寡人所甚愛也，比見斷之，故使夫子誅之，默然而不應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古者人君出則避道十里，非畏也，冕有旒，惡多所見也；纓紘琕耳，惡多聞也；大帶重半鈞，寫履倍重，不欲輕也；刑死之罪，日中之朝，君過之，則赦之，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。」公曰：「赦之，無使夫子復言。」

景公坐於路寢，曰：「美哉其室，將誰有此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其田氏乎？田無宇爲埠矣。」埠，音爲所，過幾近也。公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爲善者，君上之所勸也，豈可禁哉？夫田氏，國門擊柝之家，父以託其子，兄以託其弟，於今三世矣。山木如市，不加於山；魚鹽蚌蜃，不加於海；民財爲之歸。今歲凶饑，蒿種芻斂不半，道路有死人，齊舊四量而豆，豆四而區，區四而釜，釜十而鍾。田氏四量各加一焉，以家

量貨以公量收，則所以羅百姓之死命者澤矣。今公家驕汰，而田氏慈惠，國澤是將焉歸？得字古田氏雖無德，而施於民，公厚斂，而田氏厚施焉。詩曰：「雖無德與汝，式歌且舞。」田氏之施，民歌舞之也。國之歸焉，不亦宜乎？」

景公宿於路寢之宮，夜分，聞西方有男子哭者，公悲之，明日朝，問於晏子曰：「寡人夜者，聞西方有男子哭者，聲甚哀，氣甚悲，是奚爲者也？寡人哀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西郭居布衣之士，盆成括也。父之孝子，兄之順弟也。又嘗爲孔子門人，今其母不幸而死，祔柩未葬，家貧身老子孺，恐力不能合祔，與父合葬是以悲也。」公曰：「子爲寡人弔之，因問其偏柩何所在？」晏子奉命往弔，而問偏之所在。盆成括再拜稽首而不起曰：「偏柩寄於路寢，得爲地下之臣，擁札操筆，給事宮殿中，右陛之下，願以某日送，未得君之意也，窮困無以圖之，布唇枯舌，焦心

熟中。今君不辱而臣之，願君圖之。」晏子曰：「然，此人之甚重者也，而恐君不許也。」盆成括蹶然曰：「凡在君耳！且臣聞之：越王好勇，其民輕死；楚靈王好細腰，其朝多餓死。人子胥忠其君，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。今爲人之臣，而離散其親戚，孝乎哉！足以爲臣乎？若此而得祿，是生臣而安死母也；若此而不得，則臣請挽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，字溜之下，身敢飲食，摧轅執輅，木乾鳥棲，袒肉暴骸，以望君愍之。」賤臣雖愚，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。」晏子入復乎公，公忿然作色而怒曰：「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忠不避危，愛無惡言，且嬰固以難之矣。今君營處爲游觀，旣奪人有，又禁其葬，非仁也；肆心傲聽，不恤民憂，非義也；若何勿聽？」因道盆成括之辭。公喟然太息曰：「悲乎哉！子勿復言。」乃使男子祖免，女子髮笄者以百數，爲開凶門以迎盆成括。

括脫衰絰，冠條纓，墨緣，以見乎公。公曰：「吾聞之：五子不滿隅，一子可滿朝。非迺子耶！」盆成括於是臨事不敢哭，奉事以禮畢，出門，然後舉聲焉。

景公築長床之臺，嬰子侍坐，觴三行，嬰子起舞曰：「歲已暮矣，而禾不穫，忽忽矣。若之何！歲已寒矣，而役不罷，慄慄矣。如之何！」舞三，而涕下沾襟。景公慚焉，爲之罷長床之役。

景公好弋，使燭鄒主鳥，而亡之。公怒，詔吏殺之。嬰子曰：「燭鄒有罪三，請數之，以其罪而殺之。」公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召而數之公前，曰：「燭鄒！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，是罪一也。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，是罪二也。使諸侯聞之，以吾君重鳥以輕士，是罪三也。」數燭鄒罪已畢，請殺之。公曰：「勿殺，寡人聞命矣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治國之患，亦有常乎？」對曰：「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，好惡

良臣而行與小人，此國之長患也。」公曰：「讒佞之人，則誠不善矣；雖然，則奚曾爲國常患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，則是君之耳目繆也。夫上亂君之耳目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，豈不誠足患哉？」公曰：「如是乎？寡人將去之。」晏子曰：「公不能去也。」公忿然作色不悅，曰：「夫子何小寡人甚也！」對曰：「臣何敢擣也？夫能自周於君者，才能皆非常也。夫藏大不誠於中者，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，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，公怨良臣，則具其往失而益之，出則行威以取富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，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。此難得其知也。」公曰：「然則先聖奈何？」對曰：「先聖之治也，審見賓客，聽治不留，羣臣皆得畢其誠，讒諛安得容其私？」公曰：「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，寡人亦事勿用。」對曰：「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，若社之有鼠也，諺言有之曰：社鼠不

可熏去，讒佞之人，隱也。君之威以自守也，是難去焉！

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，望見齊國，問晏子曰：「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？」晏

子對曰：「非賤臣之所敢議也。」公曰：「胡必然也？得者無失，則虞夏常存矣。」晏

子對曰：「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，智也；先言而後當者，惠也。夫智與惠，君子之

事，臣奚足以知之乎？雖然，臣請陳其爲政。君強臣弱，政之本也。君唱臣和，教之

隆也。刑罰在君，民之紀也。今夫田無宇，二世有功於國，而利取分寡，公室兼之，

國權專之，君臣易施，能無衰乎？嬰聞之，臣富主亡，由是觀之，其無宇之後無幾，

齊國田氏之國也。嬰老不能待公之事，公若卽世，政不在公室。」公曰：「然則

奈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維禮可以己之，其在禮也，家施不及國，民不憚，貨不移，工

賈不變，士不濫，官不諂，大夫不收公利。」公曰：「善！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。」對

曰，「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，與天地並立。君令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婦聽之經也。君令而不違，臣忠而不二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愛而友，弟敬而順，夫和而義，妻柔而貞，姑慈而從，婦聽而婉，禮之質也。」公曰，「善哉！寡人乃今知禮之尚也。」晏子對曰，「夫禮，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，以爲其民，是故尚之。」

晏子聘於吳，吳王問君子之行如何？晏子對曰，「君順懷之，政治歸之，不懷暴君之祿，不居亂國之位，君子見兆則退，不與亂國俱滅，不與暴君偕亡。」

晏子使吳，吳王曰，「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，希見教君子之行，請私而無爲罪。」晏子蹴然避位。吳王曰，「吾聞齊君蓋賊以侵，野以暴，晏子容焉何甚也？」晏子進而對曰，「臣聞之：微事不通，粗事不能者，必勞；大事不得，小事不爲者，

必貧。大者不能致人，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，必困。此臣之所以仕也。如臣者，豈能以道食人者哉？」晏子出，王笑曰：「嗟呼！今日吾譏晏子，猶僇而營高樞者也。」

僇亦辱也。樞當作樞。樞，不也。樞，不也。樞，不也。

司馬子期問晏子曰：「士亦有不干君，不恤民，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能足以瞻上益民而不爲者，謂之不仁。不仁而取名者，嬰未得聞之也。」

高子問晏子曰：「子事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皆敬。子三君之心一耶？夫子之心三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善哉！問事君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，三心不可以事一君。故三君之心非一也，而嬰之心非三也。且嬰之於靈公也，盡復而不能立之政，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。及莊公、陳武夫，尙勇力，欲辟勝于邪，而嬰不能禁，故

退而莖處，嬰聞之，言不用者，不受其祿。不治其事者，不與其難。吾於莊公行之矣。今之君，輕國而重樂，薄於民而厚於養，籍斂過量，使令過任，而嬰不能禁，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？

晏子治東阿三年，景公招而數之曰：「吾以子爲可，而使子治東阿，今子治而亂，子退而自察也，寡人將加誅于子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，三年不治，臣請死之。」景公許。於是明年上計，景公迎而賀之曰：「甚善矣！子之治東阿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前臣之治東阿也，屬託不行，貨賂不至，陂池之魚，以利貧民。當此之時，民無飢，君反以罪臣。今臣後之東阿也，屬託行，貨賂至，并重賦斂，倉庫少內，便事左右，陂池之魚，入於權家。當此之時，飢者過半矣，君乃反迎而賀。臣愚不能復治東阿，願乞骸骨，避賢者之路。」再拜便行。景公乃下

席而謝之曰：「子強復治東阿，東阿者，子之東阿也；寡人無復與焉。」

景公問太卜曰：「汝之道何能？」對曰：「臣能動地。」公召晏子而告之曰：「寡人問太卜曰：汝之道何能？對曰：能動地。地可動乎？」晏子默然不對，出見太卜曰：「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，地其動乎？」太卜曰：「然。」晏子曰：「吾言之，恐子死之也；默然不對，恐君之惶也；子言君臣俱得焉，忠於君者，豈必傷人哉？」晏子出，太卜走入見公曰：「臣非能動地，地固將動也。」——陳子陽聞之曰：「晏子默而不對者，不欲太卜之死也；往見太卜者，恐君之惶也。晏子，仁人也！可謂忠上而惠下也。」

晏子相景公，其論人也，見賢而進之，不同君所欲；見不賢則廢之，不避君所愛；行己而無私，直言而無諱。有納書者曰：「廢置不周於君前，謂之專；出言不諱，

於君前，謂之易，專易之行存，則君臣之道廢矣。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！公以爲然。晏子入朝，公色不悅。故晏子歸，備載，使人辭曰：「嬰故老悖無能，毋敢服壯者事。」辭而不爲臣，退而窮處，東畊海濱，堂下生藜藿，門外生荆棘。七年，燕魯分爭，百姓惛亂，而家無積。公自治國，權輕諸侯，身弱高國，公恐，復召晏子。晏子至，公一歸七年之祿，而家無藏。晏子立，諸侯忌其威，高國服其政，魯燕貢職，小國時朝。晏子沒，而後衰。

晏子使高糾治家，三年而辭焉。僂者諫曰：「高糾之事夫子三年，陋以之爵位而逐之，敢請其罪？」晏子曰：「若夫方立之人，維聖人而已。如嬰者，仄陋之人也。若夫左嬰右嬰之人，不舉四維，將不正。今此子事吾三年，未嘗弼吾過也，吾是以辭之。」

景公謂晏子曰，「昔吾先君公子管仲，狐與穀其縣十七，著之於帛，申之以策，通之諸侯，以爲其子孫賞邑。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，今爲夫子賞邑，通之子孫。」晏子辭曰，「昔聖王論功而賞賢，賢者得之，不肖者失之，御德修禮，無有荒怠。今事君而免於罪者，其子孫奚宜與焉？若爲齊國大夫者，必有賞邑，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？嬰請辭。」遂不受。

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，元豹之氈，其資千金，使梁丘據致之。晏子辭而不受。三反。公曰，「寡人有此二，將欲服之。今夫子不受，寡人不敢服，與其閉藏之，豈如弊之身乎？」晏子曰，「君就賜使晏修百官之政，君服之上，而使晏服之於下，不可以爲教。」固辭而不受。

晏子相景公，布衣鹿裘以朝。公曰，「夫子之家，若此其貧也，是奚衣之惡也？寡

人不知，是寡人之罪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蓋顧人而後衣食者，不以貪味爲非。蓋顧人而後行者，不以邪僻爲累。嬰不肖，嬰之族，又不如嬰也；待嬰祀祀其先人者五百家，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於嬰，不有飾乎？」再拜而辭。

仲尼曰：「靈公汙，晏子事之以整齊，莊公壯，晏子事之以宣武，景公奢，晏子事之以恭儉，君子也！——相三君而善不通下，晏子細人也！」晏子聞之，見仲尼曰：「嬰聞君子有譏於嬰，是以來見。如嬰者，豈能以過食人者哉？嬰之宗族，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；與齊國之閒士，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；臣爲此仕者也。如臣者，豈能以道食人者哉！」晏子出，仲尼送之，似賓客之禮，再拜其辱。反命門弟子曰：「救民之姓，姓與而不夸，行補三君而不可有，晏子果君子也。」

加標點
附註釋

晏子春秋卷八

外篇第八

仲尼之齊見景公，景公悅之，欲封之以爾稽，以告晏子。晏子對曰：「不可。彼浩裾自順，不可以教下；好樂緩於民，不可使親治；立命而建建當作建也事，不可守職；厚葬破民貧國，久喪道哀費日，不可使子民；行之難者在內，而傳者無其外，故異於服，勉於容，不可以導衆而馴百姓。自大賢之滅，周室之卑也，威儀加多，而民行滋薄；聲樂繁充，而世德滋衰。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，飾弦歌鼓舞以聚徒，繁登降之禮，趨翔之節，以觀衆，博學不可以儀世，勞思不可以補民；兼壽不能彈其教，當年不究其禮，積財不能贍其樂，繁飾邪術以營世君，盛爲聲樂以淫愚

其民其道也，不可以示世；其教也，不可以導民。今欲封之，以移齊國之俗，非所以導衆存民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，敬見不問其道，仲尼乃行。景公上路寢，聞哭聲，曰：「吾若聞哭聲，何爲者也？」梁丘據對曰：「魯孔丘之徒，鞠語者也。明於禮樂，審於服喪。其母死，葬埋甚厚，服喪三年，哭泣甚疾。」公曰：「豈不可哉！」而色悅之。晏子曰：「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，制規矩之節，行表綴之數以教民，以爲煩人留日，故制禮不羨於便事，非不知能揚干戚，鐘鼓竽瑟以勸衆也，以爲費財留工，故制樂不羨於和民，非不知能累世彈國以奉死，哭泣處哀以持久也，而不爲者，知其無補死者，而深害生者，故不以導民。今品人飾禮煩事，羨樂淫民，崇死以害生，三者聖王之所禁也。賢人不用，德毀俗流，故三邪得行於世，是非賢不肖雜，上妄說邪，故好惡不足以導衆，此三

者路

敗露也

世之政單

也

事之教也。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？

仲尼游齊見景公，景公曰：「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？」仲尼對曰：「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，是有三心，所以不見也。」仲尼出，景公以其言告晏子，晏子對曰：「不然。嬰爲三心，三君爲一心，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，是以嬰得順也。嬰聞之，是而非之，非而是之，猶非也。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。」

仲尼之齊，見景公而不見晏子。子貢曰：「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？」仲尼曰：「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，吾疑其爲人。」晏子聞之曰：「嬰則齊之世民也，不維其行，不識其過，不能自立也。嬰聞之：有幸見愛，無幸見惡，誹謗爲類，聲譽相應，見行而從之者也。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，所以順焉；以三心事一君者，不順焉。今未見嬰之行，而非其順也。嬰聞之：君子獨立不慚於影，獨寢不慚於魄。」

孔子拔樹削迹，不自以爲辱；窮陳蔡，不自以爲約；非人不得其故，是猶澤人之非斤斧，山人之非網罟也。出之其口，不知其困也。始吾望儒而貴之，今吾望儒而疑之。仲尼聞之曰：『語有之：言發於邇，不可止於遠也；行存於身，不可掩於耳也。吾竊議晏子，而不中夫人之過，吾罪幾矣！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，不及人以爲師。今丘失言於夫子，譏之，是吾師也。』因宰我而謝焉。然，仲尼見之。

景公出田，寒，故以爲渾溫之，猶顧而問晏子曰：『若人之衆，則有孔子焉乎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有孔子焉，則無有。若舜焉，則嬰不誠。』公曰：『孔子之不違舜爲間矣，曷爲有孔子焉，則無有？若舜焉，則嬰不識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是乃孔子之所以不違舜。孔子行一節者也，處民之中，其過之識，况乎處君之中乎？舜者，處民之中，則自齊乎士；處君子之中，則齊乎君子；上與聖人，則固聖人之林也。此乃孔

子之所以不逮舜也。」

仲尼相魯，景公患之，謂晏子曰：「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今孔子相魯，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其勿憂。彼魯君，弱主也；孔子，聖相也。君不知陰重孔子，設以相齊，孔子強諫而不聽，必驕魯而有齊，君勿納也。夫絕於魯，無主於齊，孔子困矣。」居期年，孔子去魯之齊，景公不納，故困於陳蔡之間。

景公問晏子曰：「有臣而強足恃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不足恃。」有兄弟而強足恃乎？晏子對曰：「不足恃。」公忿然作色曰：「吾今有恃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有臣而強，無甚如湯；有兄弟而強，無甚如桀。湯有殺其君，桀有亡其兄，豈以人爲足恃哉？可以無亡也！」

景公游於牛山，少樂，公曰：「請晏子一願。」晏子對曰：「不，嬰何願？」公曰：「晏

子一願。」對曰：「臣願有君而見畏，有妻而見歸，有子而可遺。」公曰：「善乎！晏子之願載一願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願有君而明，有妻而材，家不貧，有良鄰，有君而明，日順嬰之行，有妻而材，則使嬰不忘家，不貧，則不慍朋友所識，有良鄰，則日見君子，嬰之願也。」公曰：「善乎！晏子之願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願有君而可輔，有妻而可去，有子而可怒。」公曰：「善乎！晏子之願也。」

景公爲大鐘，將懸之。晏子仲尼、柏常騫三人朝，俱曰：「鐘將毀。」衝之，果毀。公召三子者而問之。晏子對曰：「鐘大，不祀先君，而以燕，非禮。」是以曰鐘將毀。仲尼曰：「鐘大而懸下，其氣下回而上薄，是以曰鐘將毀。」柏常騫曰：「今庚申，雷日也，音莫勝於雷，是以曰鐘將毀也。」

田無字，見晏子獨立於閨內，有婦人出於室者，髮也白，衣縑布之見，而無裏裘。

田無宇譏之曰，「出於室爲何者也？」晏子曰，「嬰之家也。」無宇曰，「位爲中卿，田七十萬，何以老爲妻？」對曰，「嬰聞之：去老者，謂之亂；納少者，謂之淫。且夫見色而忘義，處富貴而失倫，謂之逆道。嬰可以有淫亂之行，不顯於倫逆，古之道乎？」

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，「婢妾，東郭之野人也，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。」晏子曰，「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！古之爲政者，士農工商異居，男女有別而不通，故士無邪行，女無淫事。今僕託國主民，而女欲奔僕，僕必見色而行無廉也。」遂不見。

景公蓋姣，有羽人視景公僭者，公謂左右曰，「問之，何視寡人之僭也？」羽人對曰，「言亦死，而不言亦死，竊姣公也。」公曰，「合色寡人也，殺之！」晏子不

時而入見曰，「蓋聞君有所怒羽人。」公曰，「然，色寡人，故將殺之。」晏子對曰，「嬰聞拒欲不道，惡愛不祥，雖使色君，於法不宜殺也。」公曰，「惡然乎？若使沐浴，寡人將使抱背。」

景公謂晏子曰，「東海之中，有水而赤，其中有棗，華而不實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，「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，以黃布裹烝棗，至東海而捐其布，破黃布，故水赤；烝棗故華而不實。」公曰，「吾詳問子何爲？」對曰，「嬰聞之：詳問者，亦詳對之也。」

景公問晏子曰，「天下有極大乎？」晏子對曰，「有，足游浮雲，背凌蒼天，尾偃天間，躍豚北海，頸尾咳與註於天地乎！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。」公曰，「天下有極細乎？」對曰，「有，東海有蟲，巢於螽睫，再乳再飛，而螽不爲驚，臣嬰不

知其名，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。」

莊公闔門而圖莒，國人以爲有亂也，皆操長兵而立於闔。公召睢休相而問曰：「寡人闔門而圖莒，國人以爲有亂，皆操長兵而立於衛闔，奈何？」休相對曰：「誠無亂而國以爲有，則仁人不存，請令于國，言晏子之在也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以令於國：「孰謂國有亂者，晏子在焉。」然後皆散兵而歸。——君子曰：「夫行不可不務也。晏子存，而民心安，此非一日之所爲也，所以見於前，信於後者，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，而安萬民之心。」

景公游於菑，聞晏子死，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，政惡作樂與乘駟駟而驅之而因爲遲，下車而趨；知不若車之速，則又乘比，至於國者四下而趨，行哭而往，伏尸而號曰：「子大夫日夜責寡人，不遺尺寸，寡人猶有淫佚而不收，怨罪重積於百姓，今天降禍。」

子齊不加於寡人，而加於夫子，齊國之社稷危矣！百姓將誰告夫！」

晏子死，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，涕沾襟。章子諫曰：「非禮也。」公曰：「安用禮乎？」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，一日而三不聽寡人，今孰能然乎？吾失夫子則亡，何禮之有！」免而哭，哀盡而去。

晏子沒，十有七年，景公飲諸大夫酒，公射，出質，射也堂上唱善，若出一口。公作色太息，播弓矢。公曰：「章，自晏子沒後，不復聞不善之事。」弦章對曰：「君好之，則臣服之；君嗜之，則臣食之；尺蠖食黃則黃，食蒼則蒼是也。」公曰：「善，吾不食詔人以言也。」以魚五十乘賜弦章。章歸，魚車塞塗，撫其御之手曰：「昔者晏子辭黨，黨當作黨以正君，故過失不掩之。今諸臣諛以干利，吾若受魚，是反晏子之義，而順諛諛之欲，固辭魚不受。」——君子曰：「弦章之廉，晏子之遺行也。」



晏子春秋之研究

支偉成述

晏子略傳

晏子名嬰，諡平仲，萊之夷維人。生於周靈王敬王之世，與孔子同時。（在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七八十年左右，西歷前五世紀也。）晏子博聞強記，通於古今。事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以節儉力行，盡忠極諫，重於時。爲齊相，食不重肉，衣不重帛。其在朝，君語及之，即危言；語不及之，即危行。不用，則退耕於野。用，則必不誑義，不可脅以邪。使於諸侯，莫能誑其辭。內能親親，外能厚賢。親戚待其祿而衣食者五百餘家，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。晏子一生行事類如此，具載於左傳、史記管晏列傳錄其軼事，其詳則備於晏子春秋諸篇中。

晏子春秋考証

晏子而名春秋，非晏子之自著也。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，蓋嬰死，其賓客哀之，集其行事成書，雖無年月，尙仍舊名。漢劉向校定，序之曰：「其書六篇，皆忠諫其君，文章可觀，義理可法，皆合六經之義。又有重複，文辭頗異，不敢遺失，復列以爲一篇。」又有頗不合經術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後世辯士所爲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復以爲一篇。凡八篇。」劉歆七畧作七篇，則當時於篇中旋有所合。漢書藝文志則列於儒家。唐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曰：「或者，晏子爲之，而人接焉。或曰，晏子之後爲之，皆非也。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。墨好儉，晏子以儉名於世，故墨子之徒，尊著其事，以增高己術，且其旨多「尙同」「兼愛」「非樂」「節用」「非厚葬久喪」者。又非孔子，好言鬼事，「非儒」「明鬼」又出墨子。」晁公武

用宗元說，列晏子於墨家。周以來，管晏並稱，以其俱尚功利也。偉成按：晏子爲當時有名之政治家，其書又非自著，實雜儒墨之說，所記多晏子死後之事，誠不免爲後人所依附也。

晏子之政治哲學

利民主義。晏子之政治學說，極抱「利民主義」。蓋當時人民多慮遇其民，自奉極厚，待人極苛，橫征暴斂，民不聊生。故晏子極言驕侈之足以亂國，暴厲之足以殃民。其言曰：

財絀力竭，下無以親上；驕泰奢侈，上無以親下。

窮民財力以供嗜欲，謂之暴；崇玩好，威嚴擬乎君，謂之逆；刑殺不辜，謂之賊。此三者，守國之大殃。

晏子既排斥在上者之奢侈以虐民，乃主張在上者當以利民爲懷，故稱「古之賢君，飽而知人之飢，溫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勞。」推己及人，以大多數之樂利是求，斯爲仁心，發而爲仁政。故又曰：「意莫高於愛民，行莫厚於樂民。」晏子本此利民之旨以諫其君，以施於政，故能得民之望，爲國之良相也。

尊重民權。晏子爲政，既主利民，故尤尊重民權。以爲人君有罪，惟民治之，故其諫君之不可得罪於民也，則曰：「彼疏者有罪，戚者治之；賤者有罪，貴者治之；君得罪於民，誰將治之？」以君爲受治於民，其尊重民權至矣。

戡制武力。晏子「桃殺三士」一事，世多疑之；然可見其深惡武人，戡制勇力之用心矣。其說曰：

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，上有君臣之義，下有長率之倫，內可以禁暴，外可

以威敵，上利其功，下服其勇，故尊其位，重其祿。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，上無君臣之義，下無長率之倫，內不可以禁暴，外不可以威敵，此危國之器也，不若去之。

武士之用，所以內禁暴而外威敵也。若內不能禁暴，而盜匪蜂起；外不能威敵，而藩籬見失，則何樂有此助長內爭，害國病民之武人哉？或有議晏子殺三士之謀爲失於譎者，抑知戢制武人之法，有非理所可喻，力所可制者，則惟以術使之耳。諸葛亮梁父吟雖有傷三子之意，亦正師晏子之術以馭其部衆也。

司法獨立。晏子之於決獄聽訟，饒有「司法獨立」之精神。其爲東阿宰，則曰：「決獄不避貴強。」其諫君之怒誅無辜，則曰：「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。」此其尊視司法，不受干涉，不假侵犯，爲何如乎！

分財節用。晏子以節用爲富民之道，故曰：「節欲則民富。」誠以人君縱欲無度，用財無節，故苛取於民，而民不堪命。苟能節用，少取民財，則民困自舒。其稱盛君之行也，則曰：

薄於身而厚於民，約於身而廣於世……其取財也，權有無，均貧富，不以養嗜欲。

用既節，財可裕；尤當散而分之，乃得流通，故曰：

夫藏財而不用，凶也……昧財之失守，委而不以分人者，百姓必進自分也。

財聚於少數富室之手，則貧富不均，資用困滯，而爭端起。是故一方節用以舒財，一方分散以活財，既活且舒，民乃安堵。

崇尙禮教。古者治國安民，必崇尙體教。晏子以爲下之所以不犯上，強之所以不凌弱者，實賴禮以制之。故曰：

力多足以勝其長，勇多足以弑君，而禮不使也，禽獸矣！力爲政，強者犯弱，而曰易主，君將安立矣？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，以有禮也。

民既賴禮以制之，尤賴教以化之。教民之道，信義爲先，務以德化，毋假刑辟。晏子論明王之教民也，則曰：

明其教令，而先之以行義，養民不苛，而防之以刑辟，所求於下者，不務於上，所禁於民者，不行於身，守於民財，無虧之以利，立於儀法，不犯之以邪，苟所求於民，不以身害之，故下勸其教也。

禮教爲自古治國安民之大本，不可廢棄，惟禮教之施於民，當因時而制宜，非

一成而不變。習俗有殊異，禮教有因革。故又曰：「古者百里而異習，千里而殊俗，故明王修道，一民同俗。」

晏子之人生哲學

守身儉嗇。晏子以節儉力行著，以爲儉嗇有異於吝愛。謂儉嗇爲君子之道，吝愛爲小人之行。其言二者之別曰：

稱財多寡而節用之，富無金藏，貧不假貸，謂之嗇。積多不能分人，而厚自養，謂之吝。不能分人，又不能自養，謂之愛。故夫嗇者，君子之道；吝愛者，小人之行也。

是故晏子乃儉嗇守身，非吝愛待人。故爲世所重。其自奉衣食不華，溫飽即足。故曰：「夫冠足以修敬，不務其飾；衣足以掩形禦寒，不務其美。」以此知足舉世

可無奔競矣。

處世知幾。晏子事二暴君，皆未及於難，蓋能知幾也。其在朝，則危言危行；其在野，則恬靜衡命。嘗曰：「晏子見兆則退，不與亂國俱滅，不與暴君偕亡。」誠深得「明哲保身」之旨，亦即處世知幾之道也。

共產主義。晏子以博愛爲懷，爲政則尙利民，謀大多數之幸福；持身則守儉約，而貴以財分人。身爲相國，食祿萬鍾，而食粗糲，衣敝服，盡以祿給親戚朋友。其父母妻三黨，待其祿而衣食者五百餘家；處士待而舉火者，又數百家。擁產雖厚，悉以共人。此晏子之共產主義也。

參考書舉要

晏子春秋文最古質，凡所稱引，皆足證發經義，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

引之書中與管、列、畢、荀、孟、韓、非、呂覽、淮南、孔叢、鹽鐵論、韓詩外傳、說苑、新序、列女傳、風俗通、諸書文辭互異，足資參訂者甚多。近世諸漢學家，加以校勘詮釋，頗益後學，則以：

盧文弨書拾補校

孫星衍音義校

黃以周校勘校

王念孫讀書雜誌校

俞樾諸子平議校

孫詒讓札迻校

諸書均極精詳，可資參考。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

本書（實售大洋三角）
（外埠寄費三分）

晏子春秋

版權所有

標點者	支偉成
發行者	趙南公
印刷者	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

特約代售處
重慶唯一書局
各省各大書局